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言志

雜志

期二十卷二



上海書畫出版社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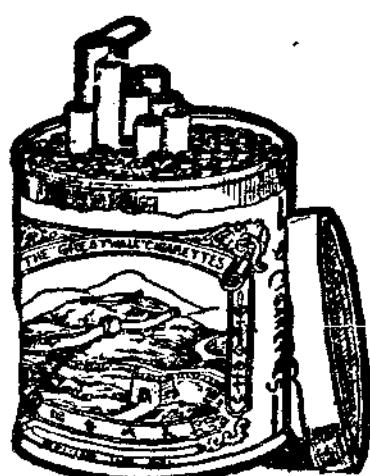
美英華莊司公有限公司總理



高國等貨

大長城香煙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中華南洋兄弟公司



紹介

海鳴詩存出版

▲每册四角 ▲北京宣武門內頭髮胡同光裕里僑務旬刊社
獨家發行

凡看過海鳴先生的小說的不可不再讀他所作的詩。因爲他的詩有數種精采。(一)詩雖是唐人體基礎卻建築在漢魏詩的上頭。(二)作者精於音律詩的聲調很好。(三)集中十之七八爲艷體詩。哀艷雄奇以外。詩律也很精細。非俗靡的王次回粗豪的龔定庵可比。(四)作者工於倡門小說詩中本事也很富有小說的滋味。(五)詩後有許多附注文筆簡潔。如六朝人的小品文字總之作者人奇文奇。詩更奇。大有可讀的價值。僅費大洋四角就可以郵購一本。不另加什麼郵費。如要掛號請另加郵票五分。此外尚有附贈墨寶的辦法。如寄洋一元可寄扇面或冊頁之一種。請作者寫幾首自作的詩在上面。如寄三元二角那就可得手書四尺對聯一付。四尺以外每逾一尺加洋一元都可辦到。書印得不多機會不可錯失才好。

藏書館 國圖 南京

紅雜誌

第六十二期目次

十二年十月念六日
陰歷癸亥九月十七日發行

短篇小說

俠舉子彈詞

程瞻廬

觀潮瑣記

嚴獨鶴

荒江殘月

王天恨

殘稿

沈禹鐘

小瘦紅聞話墮

孫耀璇

滑稽美容術

韻香閣主

深巷的柝聲

俞亮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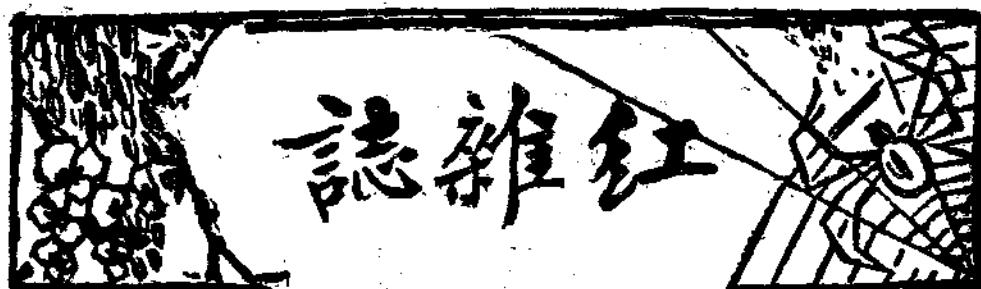
談談紅雜誌撰述者

光磊室主

薄命女兒詞五首

祝青儒





討債與借債

王天恨

調笑錄

程瞻廬

續說話接龍

胡寄塵

南技瑣話

鄉下人

豫舫談畫

汪集庭

隨感錄

徐恥痕

清陸清獻公軼事

賴鳳村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四張).....不肖生

第二十一回 逢拐騙更被火燒

得安居又生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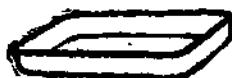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二回 溫柔鄉操縱原有術

交易所富貴不由天



同讀者隨便談談



這一期程瞻廬先生把樂宮譜毛生傳演成彈詞不但琅琅上口並可譜入冰絃紅雜誌讀者自從第十五期讀過『婢學夫人』之後好久沒有彈詞可讀這一次又得換換眼光諒來一定很歡迎的了。

鄙人介紹各種書籍時蒙讀者以何處購買見詢鄙人牽於俗冗每忘答覆至深歉仄以後讀者無論欲購何書不知發行地點均可托本局信托部代辦決不致誤。

讀者對與本雜誌如有希望改革的地方儘請惠賜議論編輯者當擇善而從也。

本局朱子佳君新近發明美術信箋一種用彩色銅版精印非常美麗遠在別家西式信箋之上定價極廉每打祇售一角又美術信封亦精雅絕倫每打祇

售六分。

(濟羣)

—欲求身體強健—武術精明—

...要摘錄目傳祕術武...

飛劍劍劍劍劍劍劍
指點定身法(一三二一)
指點定身法(二)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飛劍劍劍劍劍劍劍
指點定身法(一三二一)
指點定身法(二)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元精精右左兩血口口人跳
氣力神部部肩脈彈彈體越
充舒健強強強調中中人飛
足暢全壯壯壯和法人法高牆
法法法法法法行法法

齒齦發展法
額頂抵根法
手指穿壁法
空拳擊人法
手拿抵彈法
手捏骨碎法
一足可掃十人法(三
一足可掃十人法(三
▲每種祕法中均
附有實驗照片

▲本書以銅版精印一大冊定價六角特別優待祇收四角二分
蓋因初出起見要買要快買完難覓
▲外埠函購寄費六分郵票代洋寶足通用

學請

中華武術秘傳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特價祇收
四角二分

●版出新最局書界世路馬四海上●

瘋溼骨痛致病之由及其治法

瘋溼骨痛脛尻痠楚腰痛等症大抵係因天氣驟變或氣候潮溼或精神疲乏或縱慾無度有以致之也然而其實病根係在乎血液發酵血中涵有酸毒之故耳欲治其疾非驅除其病根不爲功也

在江西省有患瘋溼重症治愈



方子雲像

江西南昌府陸軍步兵少校陸軍部候差員方子雲之證書即可爲確據矣其來函云鄙人年甫弱冠肄業北洋陸軍速成畢業歸來適值辛亥改革奮志請纓轉戰戎間身入軍籍飲食起居均較常人勞苦餐風宿露寒煖不時及民國三年解甲歸來胃弱體瘦渾身骨節疼痛此皆感受潮溼飲食不時所致嘗遍百藥效驗毫無方謂坐以待斃詎料回春有藥友人王君以貴醫士紅色補丸見贈甫罄一瓶即覺胃量漸增復在肆間連購二打繼續服之諸病頓失蓋余之病係感受潮溼以致血液滯不能通利至胃受其病不能消納而吾身失其滋養今胃量消化故百病不治而愈鄙人受貴醫士紅色補丸之益不敢自祕用敢肅函鳴謝即請露布諸報以告世之與

余同病者
章廉士紅色補丸誠係血薄如水液血不潔以致腦筋疲乏所起各症之聖藥即如血薄血衰諸虛百損少年創傷胃不消化氣喘痰咳胸肺萎弱以及癰癧生皮膚諸恙均可療治也
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天下各處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俠舉子彈詞

程瞻廬

事實見樂宮譜毛生傳

話說明朝天啓年間魏閣當權民窮財盡那時的中國簡直鬧得不成個模樣了然而一輩癡夢未醒的依舊是忙忙碌碌在那裏計較些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滔滔不絕的長江水住來船隻何可計數一半兒是爲名一半兒是爲利這年又值金殿掄魁之年江面上一棒鑼聲敲得震耳價響杏黃旗子高挂在桅杆上面飄飄揚揚寫着奉旨禮部會試的字樣這不是各處舉子紛紛上京打幹功名去麼就中有隻孝廉舟上國觀光作壯遊同伴文人三五個無非是江南舉子住洪州北行道出淮徐上一抹斜陽逐水流挾帶白金千百兩準備那秦樓楚館儘勾留此行雖赴春官試然而燕市看花興倍幽作戲逢場從古說人生莫負好春秋舟搖搖向中流震耳鑼聲響不休那時節兩岸青山開遠目一江碧水豁吟眸天然佳景難描寫聞煞江邊幾白鷗那些舉子們身坐中艤頻眺覽開懷歡飲釣詩鉤（酒之別名見東坡詩）忽聽得岸邊

隱隱人呼喚。聲帶悲酸有所求。舉子立時舟泊岸。停杯細問事根由。
原來岸邊呼喚的是一個翩翩少年溫文爾雅。望而知爲吾道中人。舉子們惺惺惜惺惺。惄隱之心油然而起。立時吩咐船家停泊江干。問個下落。那少年把衣襟整這一整。向着艙中舉子們拱手施禮道。小弟姓賈名文榜。也是江南舉子。聞得京師舉行春官考試。名心勃勃擬向上國觀光。只爲動身略遲。所有同伴早已先我上道。現在中原多故。羣盜如毛。獨行踽踽終不是個萬全之策。因買寶舟旗幟有禮部會試字樣。不揣冒昧。擬欲附搭寶舟。結侶北上。一切費用照例奉納。好在書劍以外行裝無多。料想諸位仁兄一定不我却也。

那少年語言蘊藉。態溫柔。作揖連連。禮貌周。眼角眉梢饒秀氣。料想是翰墨林中第一流。博得衆人多刮目。儘堪北上作同儕。稱使得。亂點頭。李郭何妨共一舟。那少年收拾行裝。忙下岸。舟人搖動櫓聲柔。艙中舉子人人喜。弄盞傳杯語不休。惟有那文榜胸中多博雅。辨才無礙。壓同游。少焉月出西山上。天外殘霞朵朵收。暮色催人行不得。紛紛歸鳥。

向樹林投舟人繫纜蘆花岸。拏向斯間一夜留蘆荻當風聲瑟瑟。宛比那青衫司馬到江州。

衆舉子得了賈文榜這個良伴。開懷暢飲。頗恨相見之晚。酒酣耳熱。豪興未衰。有的仰首望月。有的側耳聽泉。有的嚶嚶吟詩。來有的拍着船舷高唱。那大江東去。文榜偏偏湊趣。從行囊裏取出一枝短笛。笑道。聊獻薄枝。以助諸君雅興。如何說時。便坐在船頭上。擷着這枝短笛。嗚嗚咽咽的吹得起來。

絕肖潯陽古渡頭。一聲聲響徹白蘋洲。嗚嗚咽咽聲淒絕。宛比那水面琵琶訴舊愁。高下疾徐多變化。又好比吹蕭赤壁駕扁舟。吹得那幽壑潛蛟多起舞。吹得那孤舟嫠婦淚珠流。吹得那水上漁魚行緩緩。吹得那林中宿鳥叫啾啾。霎時間舉眼風雲都雙慙。隱却那枝頭初上月如鉤。

賈文榜吹了一會子的短笛。艙中諸舉子聽得出神入化。都道年兄多才多藝。真算得桓伊復生。李蕃。

再世教人聽了。那得不把睡壺擊碎。文榜笑了一笑。正待答話。蓦然間古樹背後黑影一晃。說時遲。那时快。早有一個彪形大漢。鬚怒張。手執着一把鐵柄傘霍的跳上船來。文榜見了神色倉皇。正待躲。避那大漢。喝一聲惡奴。逃到那裏去。這一聲吆喝。宛如舌尖上迸出一個春雷。好不驚惶人也。

聲似春雷。鬚似虬。莽英雄。跳上孝廉舟。嚇得那船中舉子魂飄蕩。敢怕全船命合休。文榜倉皇思躲避。無奈何。偏偏狹路遇冤仇。那大漢當胸一把忙拖住。說道惡奴啊。莫想今宵把殘喘留。待到明年逢此日。是你死亡週歲在。大江頭。喝聲去罷休。遲緩送爾龍宮作壯遊。霎時間便把少年身托起。撲通拋入水中流。浪花四濺。人何在。早與那屬大夫把臂作同儕。嚇得那船中舉子呼饒命。泣涕連連跪且求。亂喊大王聲一片。號啕痛哭在荻花洲。但求留得殘生在。願把千金作報酬。

那大漢掀髯一笑。道諸位錯了。俺不是綠林豪客。方才船頭吹笛的才是個綠林豪客。衆人道大王。他是我們的同伴。也是上京應試去的。怎說是綠林豪客。那大漢哈哈大笑道。諸位枉生了炯炯雙目。竟

認不得誰是強盜誰是舉子。明明來了一個綠林豪客。你們反說他是個應試的舉子。明明來了一個應試舉子。你們反說他是個綠林的豪客似這般的顛倒錯亂怎不令人好笑。衆舉子似信不信只是面面相覷。就中有個膽大的啓齒問道：「照這麼說閣下也是個一榜孝廉上京去應禮部試的麼？」那大漢道：「然也。」大家都是吾道中人。諸位不須向俺跪拜。快請起來。俺有話說。衆人聽着驚魂略定。才從船板上扒將起來。請大漢到中艙坐定。衆人側坐相陪。聽他講話。

那大漢中艙坐定。話情由。說道：「俺也是會試春官的舉子。自有元龍湖海氣。並不是鵝行鵠步效儒流。少年頗撲工拳術。並不是瘦怯書生骨也柔。況且莽神州鬧鬧無休歇。徧處狐鳴效火篝。羣說哥哥行不得。莫將身入虎狼喉。俺這裏恃有銅筋兼鐵骨。因此上千山萬水赴皇州。但將鐵傘隨身帶。抵得張飛丈八矛。縱使那中原盜賊紛紛起。問誰敢動土。來尋太歲頭。今夜裏偶向江邊閑眺覽。行行已到荻花洲。忽聽得悠揚笛韻江干起。却原來古樹旁邊繫一舟。俺這裏慣走江湖多閱歷。聽這笛聲兒。其中一定有奸謀。分明是盜魁。」

假意把舟來附。希望那船裏金銀一網收。因此上。擣笛船頭吹不絕。這便是招呼羣盜與羣。
西少停月黑風高夜。敢怕你艙裏諾人命合休。枉想那金殿掄元名籍藉。只落得黃泉作鬼哭啾啾。虧得俺替諸君除却萑苻盜。才能夠死裏逃生把性命留。我把俺聲喚作黃巾賊。試問諸君羞不羞。黑白是非都不管。分明辜負一雙眸。

衆舉子聽了方才豁然夢醒。自認眼光如豆。有眼不識泰山。便紛紛向大漢請罪。道歉又吩咐船家重整杯盤。執着酒壺來替大漢上壽。大漢笑道諸君且慢快活。盜魁死了盜黨一定前來報復。少不得還有一場惡戰。俺不是在諸君前誇下海口。憑俺這一把鐵柄傘。把盜黨聚而殲之。費甚麼吹灰之力。自古道「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俺抱着救人必須救徹的宗旨。替諸君消弭後患。這便是樹德莫如滋。這幾個醜賊惡貫滿盈。難逃天網。俺把來殺個一乾二淨。這便是去疾莫如盡。說到這裏。便提着壺裏的酒。囁嚅喝個淨盡。

衆人聽說想心頭。鎖住眉尖愁上愁。只怕綠林報復。仇人相見肯干休。縱有那英雄仗

義來。慶戰。然而孤掌難鳴。大可憂。饒你銅筋兼鐵骨。隻身兒怎敵一羣牛。倘然失敗。何堪。
想。豈不是苦了吾們舉子儕。衆人是相對無言。都失色。三魂七魄去悠悠。

那大漢瞧着衆人的悚懼情形。掀髯大笑道。諸君怕甚。麼。俺沒有十二分把握。怎肯在諸君前說。這大話。大丈夫能說能行。區區醜賊。俺只當做螻蟻般看待來。一百俺便殺却五十。雙來一千。俺便殺却五百。雙諸君。倘不相信。膽大的儘可坐在船裏瞧。俺殺賊膽小的。不妨暫時躲避。前面便是三里村。那間有一家高翁店。來往行人都可借宿。且在這裏躲過一宵。明日清晨和俺在江邊相見。便了。衆人聽着便有一大半上岸借宿。單留着兩三個膽大的舉子在船裏和大漢做伴。

那大漢歡然暢飲。捧杯。儘把^斟美酒。葡萄灌渴喉。蠶食鯨吞無片刻。早已是杯盤裏面滑。濶濶。但見他醺然偃臥船艙裏。鐵傘何妨做枕頭。我醉欲眠君且去。此間權代酒家樓。少焉鼻息如雷起。只怕他事大如天。醉亦休。艙裏諸人聊假寐。依然是眉尖壓上萬千愁。那時節夜景淒涼。天色暗。荒村何處報更籌。直待那燈殘燭滅。宵將半。壯士翻身拭倦眸。

喝道一聲看殺賊。手持鐵傘立船頭。

船裏面幾個舉子聽這吆喝齊吃一驚。這時節月被雲遮。黑魃魃瞧不明白。彷彿見樹林背後轉出一個黑影直奔船頭。向着大漢喝道：「你是那裏來的毛人？」施這毒手害死咱們的頭領。憑着咱手裏的這把三尖兩刃刀和你戰三百個回合。那大漢也不答話。霍的跳上岸頭。手裏的鐵傘只一揮。但見方才的黑影忽然倒地。一個回合都沒有戰早已了帳。又聽得有無數喊聲湧將起來。接着乒乒乓的刀鎗聲響。好一場惡戰也。

一場惡戰荻花洲。鬼也驚來神也愁。此際英雄施本領。頻將鐵傘舞當頭。但聽得呼呼宛似風聲響。却與那瑟瑟蘆花相唱酬。施展神威誰與敵。衆強徒管教。此際命難留。有的是血液流從青草地。有的是屍身拋入大江流。嚙嚙數十傷其半。還有那少數強徒四處投除却逃生無別策。急匆匆脚底去揩油。那大漢斯時奪得弓和箭。宛然是百步穿楊的楚養由。羣賊應弦都倒地。又好比矢無虛發的呂溫侯。斯時半個無餘剩。數十強徒一網收。

斬草除根從古說 莽英雄本領有誰侔 從容挾傘歸艤坐 嘘得諸人汗直流

舟中諸人見這一場鏖戰只落得人人股栗個個汗流直待岸上喊聲斷絕大漢從容歸船面不改色
諸人齊向大漢拜謝道吾公真天人也當下重換燈燭斗酒相勞大漢也不推讓自斟自酌又喝了數十杯那時天色微明避居客店的舉子們都回船探聽吉凶見這情形好不歡喜又紛紛的向大漢羅拜大漢大笑道諸君都是文綱綱的書生平日足跡不出里門以外一旦離鄉背井那裏知道世路的崎嶇人心的險惡衆人聽着都是諾諾連聲大漢又笑道國家開科取士急急的要選拔一種出衆奇才挽救世變諸君捫心自問果然有這種才略便拚着千辛萬苦上京去走一遭也不挫了男兒的志願要是沒有這種才略爲什麼輕把父母的遺體去餒那虎狼的饑嘴諸君諸君還不如安安穩穩的坐在牀頭擁着黃臉婆子好得多咧現在總算諸君有緣和俺相遇這一輩醜賊都吃俺結果了性命荆榛已拔前途都是康莊諸君放膽去罷後會有期容再相見

莽英雄說罷把身抽急得那艤裏諸人亂磕頭 都說道活我之恩須補報 請吾公快把姓名

快舉子彈詞

一〇

留也好把台衡寫入長生位供奉香花春復秋默默通誠天與地願吾公生生世世做公侯英雄聽說微微笑說道何必虛文鬧不休俺這裏游戲神通無姓氏翩然來去一沙鷗拔刀相助尋常事豈望諸君作報酬話不須多俺去也驀然一躍去蘆洲霎時不見形和影宛比那天矯神龍天際遊海闊天空何處覓只落得大家伸舌不能收奇人希事真希有洵是朱家郭解儕癡望一番終不見鑼聲敲動又開舟前途直向京師去準備要金殿掄元拜冕旒此去行程非一日不須瑣瑣話情由

且說那一年南宮考試哄動了天下多少英才紛紛的前來應考場屋裏面人頭擠擠都在那裏發展精神賣弄本領只要三場文字中了試官的眼這便是吐氣揚眉封妻蔭子的大好機會全場舉子誰也不有這般的希望待到題紙一下便嚙嚙吟吟的哼將起來千門萬戶的號舍都變做了蚊蟲蒼蠅的窟穴就中單表號舍裏有一個舉子正爲着題目棘手不易發揮便在號舍門外往來散步做那巡簷簽句的模樣偶然抬眼忽見那邊號舍裏面坐着一位劍眉虬髯的奇士面前只放着鐵硯一方斑

管一枝和那考卷紙張以外別無長物細認奇士的面貌正是那一天在蘆花洲邊救人出險的大漢只爲那個舉子也是那一天在船裏遇盜的人所以邂逅之下識得廬山真面大恩人不期而遇好生歡喜那舉子便跨入號舍和大漢施禮起來

那舉子一揖深深體數周 說道恩兄啊今朝重又識荊州 那一夜拔刀相助蘆花岸 狗盜曾無片甲留 如此深恩難補報 令人刻刻記心頭 那大漢聞言不覺呵呵笑 說道我豈江湖俠士流素昧平生休誤認 笑君說話沒來由

那舉子見大漢不肯承認那夜相救的事正待細訴情由指定他確是個俠客誰料大漢連打着幾個呵欠說道我倦欲眠不耐講話先生且請自便說罷便鼻息如雷的睡着了那舉子討了沒趣快快的自回號舍明知他不肯居功也只索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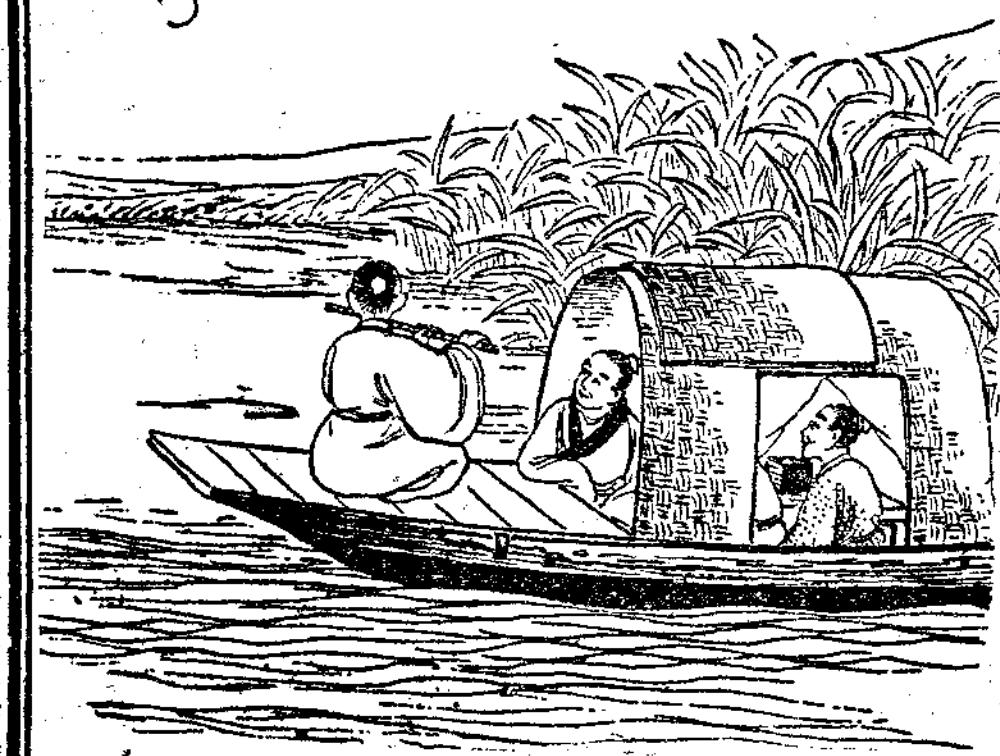
風簷寸暑數更籌 燭影搖紅燭淚流 忽忽一宵容易度 來朝旭日映簾鉤 大家都把枯腸思索語不驚人死不休 那舉子身受深恩無可報 關心鄰舍一鬚虬 時時戶外相窺望 便

覺得暗替恩公擔盡憂。爲什麼白紙一張無隻字。昏昏睡夢不抬頭。倘然曳白把場規犯。

豈不要藍榜之中姓氏留。想罷一番身走進。輕輕便去拍肩頭。

那舉子闖入號舍在大漢肩上拍了幾拍大漢張開虎目動問情由那舉子道恩兄你自入號舍只是打盹面前攤着白紙依舊不着一字光陰易過忽忽便要出場倘嫌題目棘手兄弟不才瞧恩兄分上願替恩兄完卷免得曳白出場名登藍榜遭人家耻笑大漢瞅了那舉子一眼恨恨的說道好好的一個會元被你斷送了那舉子聽了很是局促一時無話可答大漢又仰着天歎道毛生毛生莫非命也大丈夫上京應試定要奪個頭名才不負掩毛生的素志經這一擾會元可沒望了那舉子聽了益發惶恐起來大漢又道千金之璧貴在首貢王廷要是屈居第二俺便不屑了現在願把這三篇腹稿奉贈先生雖不能名冠金榜這第二名進士却是穩穩可得也不枉先生冒着數千里的危險巴巴的上京來應試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筆下颶颶把三篇腹稿一古腦兒在白紙上寫了出來擲給那舉子道先生取去會魁便在掌握中俺去也。

一聲去也便回頭願棄功名把白卷投舉
子得文心暗喜果然是筆酣墨飽壓同儕
人才如此真難得文也超羣武也優更兼
那字走龍蛇書法妙無非鐵畫與銀鉤因
把那三篇已作都拋棄依樣葫蘆照樣勾
到後來金榜宏開名第二捉刀人全仗老髯
虬這椿事原文收入虞初志改作彈詞唱
不休願把三絃傳俠義請諸君細細記情
由通篇一律無他韻那韻腳兒都是平聲
十一尤諸君啊看罷江湖奇俠傳不妨把
彈詞接續細吟誦



桃 桃 子 騰 調



觀潮瑣記



鶴·獨·嚴·

浙江潮夙稱壯觀。余雖浙人。然牽於俗務。每年八月。輒思作觀潮之行。而終未果。今年乃撥冗偕表弟馬直山爲竟日遊。舟車歷碌。頗覺其勞。亦頗覺其樂。歸後因就所見聞。拉雜誌之。不能作遊記。觀祇可目爲一頁日記而已。

滬杭路局特定觀潮期。凡三日。自陰曆八月十八至二十日。皆開觀潮專車。然潮來實以十八日爲最大。(俗稱是日爲潮生日。)因決於十八日往。先期閱路局所發行車時刻表。知車開在晨間七時十五分。余乃於五時半即起。略筆盥沐。六時許乘人力車赴車站。沿途商肆。除少數食物店外。都未啓戶。街頭行人亦至稀廖。鬻之市。頓呈清氣。余慣於遲眠晏起。此種曉來景象。實可謂向所未覩也。

抵站後。即匆匆登車。而頭二等車室。俱已人滿。幸直山已先據一



觀潮記

三

座待余。乃得廁身其間。但一頭等車室坐至八人殊苦擁擠。是日旅滬國會議員咸應何護軍使招待。至海甯觀潮。且順道赴杭。於是頭等車室中。憧憧往來者。皆身懸小方徽章之議員。議員之口音。既南腔北調。而其面容亦多奇形怪態。聚此數百。南腔北調。奇形怪態之神聖於一堂。其必大演趣劇而不止。固亦意中事也。

議員與議員相處。亦恣爲諧謔。且或自稱爲羅漢。會聞甲議員語乙議員曰。『今日車上多了百餘尊羅漢。便格外覺得擠了。』乙議員曰。『百餘尊羅漢。還在其次。要知這百餘尊羅漢。又差不多帶着百餘尊觀音同行。當然有人滿之患了。』旣而進食。一議員英俊。多爲鼓吹之詞。實則宣統資質固自聰穎。而荒

又笑曰。此羅漢齋也。余聞言不禁失笑。蓋是日議員乘車。車票之外。又附以餐票。皆軍署所供奉者也。

聞某議員談吳大頭事。至饒趣味。大頭之婦爲奉天產。其人孔武有力。嗜旱烟。其旱烟桿以鐵製。日常不離手。大頭甚畏之。慮一觸其怒。則鐵烟桿當頭而下。大頭且立碎矣。大頭所眷小鶯鶯。聞在八埠妓女中貌最寢。而大頭特愛之。又大頭有一女。已年逾三十。近方倩張瑞萱作伐。擬適唐冀廣。唐意雅弗欲。已表示拒絕云。又同車有李君。爲北方某報記者。告余以漢清室近况。亦多有外間所未知者。以事涉宮闈秘密。不能詳紀。據李君所述。謂外間所傳宣統如何少年英俊。多爲鼓吹之詞。實則宣統資質固自聰穎。而荒

涇特甚宮女及閨寺輩俱不勝其擾。諸太妃乃亟爲舉行大婚。又議婚之際宣統之母（攝政王福晉）本屬意於徐世昌之女。而宣統不謂然。因此母子間大起衝突云。

余鄰座一車室中。有西人四方作雀戲。其牌即市間所售專供西人之用者。每牌左角各標一西文號碼。自一至九。筒索萬皆然。東南西北風亦各標一西文字母。表明其爲東南西北。（東爲E 南爲S 西爲W 北爲N）惟中發白則不復再加標誌。蓋紅綠白三者可以辨色而知也。此外又加花。西人於鬥牌時。每得一花。則眉飛色舞。余立於窗外觀之。餘三人之牌。皆不可見。祇見近窗坐者。則其戰法固甚幼稚。且手

法極慢。然於此短時間之旅行中。彼必挾雀牌自隨。足徵西人之嗜麻雀。固遠甚於華人也。

車行十時十五分抵斜橋。乘客紛紛下車。站前有張大旗而立者。旗上大書曰『招待國會議員』。此類招待員蓋亦軍署所特派者。聞招待員外。尚有排長一憲兵八人。任隨車保護議員之責。議員威風固不小也。其餘觀潮客。例由鐵路人員招待。且有路警執白旗爲導。特余等在斜橋下車時。祇見站口一路警。頗訝其少。至所謂招待員。更渺不可覩矣。

斜橋距海甯水程約十八里。而強扁舟容與兩岸風景。亦尙可觀。惜船小人多。蟄處其中者須兩小時。稍稍苦悶。余等自斜橋至海甯。所乘舟行極緩。乘客皆

不耐。責舟子。類呼曰速搖速搖。蓋此時觀潮心切。惟恐後時也。直山尤躁急。視船頭所插小旗標曰二十五號。乃大聲曰須牢記。歸途勿再坐二十五號船也。後自海甯歸。將登舟。直山語余曰。此次不可再上當。宜擇舟子之身強力壯而船身又較輕者乘之。庶其行較速也。余領之。直山乃於岸頭歷相四五舟。遽擇其一。曰可矣。一躍而登。余亦隨其後。直山坐甫定。即謂舟子曰趣開船。船行宜速。速則有賞。舟子愀然應。直山乃大得意。詎行至中途。後舟皆鼓棹而至。掠余舟而前。比抵斜橋。余舟乃獨後。余笑謂直山曰。此來較二十五號之成績尤不佳矣。直山搖首曰。此殆命中註定。須坐慢船也。

路局於海塘沿岸設一圍場。所謂圍場者。特臨時建置之席棚耳。場以內設長桌四排。上鋪白布。居然類大餐檯。又置板木長凳。供人憩坐。但一聲潮來。則觀者皆紛然立於此類長凳之上。更無一安坐者矣。觀潮客入場。皆匆匆進食。食已。則引領以望潮。一時半潮來。今年潮汛殊不高。岸側立有海尺。潮來時。余注視之。高僅七尺。然已洶湧澎湃。足稱壯觀。潮有勢。亦有聲。未見潮已先聞其聲。初時甚微。竭耳力纔可辨。後乃漸厲。既近則砰然驚人矣。潮之來也。先於水天相接處。微露白線。此白線漸引漸長。如匹練橫江。排空而前。則潮至矣。潮頭甚齊。其進行至速。望之如千軍疾走。萬馬奔騰。而步伐一致。不稍散亂。洋洋乎。

大觀也。潮過後江中猶震蕩作勢。而水甚混濁。純作黑色。蓋海水挾泥沙而至也。觀客見潮至。皆鼓掌以示歡迎。携快鏡攝影者尤多。

火車中備飲食。而其價特昂。余在車中進晨餐。僅煎蛋二。猪排一。咖啡一杯。饅頭二。乃需洋一元。在鐵路圍場中。人各具食一份。貯於一紙盒中。祇火腿土司四五片。饅頭二。水果二。亦需一元。大餐則需二元。亦未必適口。故一般遊客多自携餅乾麵包。隨時取食。轉覺其便。且是日車中不售清茶。祇備汽水。不耐冷

荒江殘月

王天恨

■ 昏黃的月色。浩瀚的江波。互映出一種慘厲景象。十分蕭瑟。十分淒涼。

■ 夜闌人靜了。那一鉤殘月。仍是。很。無聊的掛在天空下。臨在荒江之上。景色愈加慘厲。

飲者。咸以熱水瓶自隨。余是日亦携熱水瓶。賴以解渴。既抵滬。乃笑謂直山曰。若有人編『觀潮須知』。第一事當勿忘熱水瓶也。

車行過嘉興。小販之售南湖菱者。紛集。南湖菱本嘉興特產。菱小無角。作青色。盛以小方蒲包。剝而啖之。鮮嫩無比。售價亦昂。每一小蒲包。索小銀元二。僅得菱約三十枚。聞諸當地人云。實價祇三五銅元。小販輒視車站為利藪也。

荒江殘月

六

荒江殘月雖是無聊的境界。然而在那好靜不好動的人和厭倦紅塵淡心名利的人心目中方且覺得無上之雅境。天然的美術佈景決不感覺到淒涼蕭瑟反而能啓豁胸襟引起精神上無限愉快。可是在陳雲程看來却是對景傷情。胸中有說不出的酸梗。

唉！荒江殘月是千古不變的刻版景象啊！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今年如此明年也如此便是歷億萬斯年也無不如此。可是人事滄桑却變幻無常了。

唉！李木齋和黃蕊英投江殉情不是在去年今夜麼？去年今夜那月兒也是這樣苦笑着和今年今夜沒有絲毫改變。便是江流滔滔也和去年今夜一樣而可憐的一對戀愛失敗者竟不知到那裏去了。荒江殘月依舊是荒江殘月。與去年今夜無異。李木齋和黃蕊英已杳無痕跡隨江流滔滔而逝。何等的可悲啊。

立在江干的陳雲程傷感了一會覺得金風颯颯涼意襲人方始慢慢的踱回家去他的意見是闌珊極了。

天空中的一鉤殘月更現着慘怖的苦笑。江流嗚咽着似乎和陳雲程表示同情。



殘

稿

沈禹鐘

陵

稿

吳自強在十九歲那一年。父親下世。他家裏的景況原是很平平的。自強這當兒雖然已經投身在職業界上。可是收入却極菲薄。他經了這番大故。家庭的一切責任不問他能。力能否支持得下。紛紛的加在他兩肩上。委實艱難極了。

一個人在世界上最不幸的是窮的一回事。無論那至親好友。大家都要輕視他的所謂。「錦上添花是有的。雪中送炭是難得的。」自強的父親生時那些親友們早因他失意而瞧不起了。現在他父親死後自然更是一番局勢。這也是人情的公例。原不能怪他們的啊。

自強的父親也是一個士流。只因他性情狷介不善居積。所以家況日漸中落。可是他在世的時候每天在家裏窮經閱史。全不動着憂貧的感念。他的書室中自己署着「無悶盦」三個字。表示他雖然不能得志於時。但心中却並不有什麼抑鬱。這是故示曠達罷了。到了他死後的十餘年。自強奮發上進。居然很發下些大財。有一天自強閒着無事。在無悶盦裏翻閱他父親遺傳下來的藏書。他正在翻動的時候。書中忽然落出一張舊稿。

來。他連忙取來仔細閱着。只見稿面寫着道。

「世人兩眼咸同於犬之所見。犬見路人有惡衣過者必狂吠不已。其於惡衣之人蓋歎其貧薄非有他意也。而世人之抑貧而尊富又何異於街頭獵犬耶……」

自強反覆看了好久。見那舊稿只有這一段。以下並沒有續下去的文字。自強禁不住嘆了一聲。隨手把這張殘稿很鄭重的收下。預備去將他裝池一下。懸在祖父遺像的旁邊。一來保存他父親的手澤。二來也好借此諷刺那些勢利的小人。過了幾天。這張殘稿已經裝池好了。從此無悶盦中又增了一種補壁的墨蹟了。

自強現在既然由貧賤的界域裏一躍而超升爲富人了。這無悶盦便做了一所會客之地。每天進來的人倒也不在少數。就中有幾個自強的父執和親戚。一見了這張殘稿。大家都湊近去細細賞識。當下便和自強說道。尊大人的墨蹟委實很有價值。現在可不能多見這樣的筆墨了。這些話無非都是諂媚的意思。可是自強聽了。神情却十分冷澹。那遺像也似發着冷笑的形容啊。

土耳其之神豆湯



小瘦紅闌話墮

錢·耀·孫·

清光緒初。漢軍籍人張德彝。以同文館學生。隨郭仙筠出使英倫。後又歷在法俄中國使署充繙譯參贊。至光緒末。乃被擢爲出使英國大臣。張嘗著有日記一編。余曩從亡友寂照借閱。中有二節記土耳。其神豆湯之爲禍。殆與中國之受害。於鴉片如出一轍。洵異聞已。其略曰。游俄京夏園。遇土耳其遊士蔣果雲。其人能英法語。談及中國鴉片之害。據云。鴉片之害。尙遜於

彼國百年前之神豆湯。問神豆湯爲何物。則曰。南極南冰洋產一種小黑豆。原名爲冰豆。土人煎以代茶。其味喚之。雖腥飲之。頗甘。猶太人游歷其地。始獲以歸。病者服之。立愈。然服後成癰。即不得不不服。則身禮愈弱。國家知其有害。嚴行禁止。惟藥肆准存些少。需此者須有保人方許出售。至猶太人。運往別國。則率被關吏拒絕。乃運至土國。適值土國瘟疫大行。服此者無不有效。因改冰豆之名。曰神豆。價

亦因而翔貴。當時男女老幼之飲神豆湯者已有十分之一二。迨十數年後雖無病者亦飲此而甘之。街行者必腰佩神豆湯一小罐。以爲榮耀。各人家中必列神豆幾瓶。豆湯幾罐及煮豆器一份以示豪闊。各飯館酒肆罔不羅列以待客。客至亦罔不飲。此間有不飲肆中之湯者則專取自佩者飲之。市廩設有豆湯局。神豆館代售各種豆瓶。湯罐竟有值至數十元者。蓋皆造以金銀飾以珠寶象牙鯨角極。

其美觀斯時土國人民陷入此害者已加至十分之五六矣。神豆每兩值一元。豆湯每兩亦由一元貴至二三元。又市上湯多僞造。有飲而不過癮者。則所費益巨。由是而富貴淪爲貧賤。貧賤至於流亡。國家雖每年多征稅數萬金。實則毫無裨於財政。夫一國所貴者爲國家。則形容枯槁日就頽敗。既貧且弱。國甯有幸。且飲者不惟平民男女。

上而官吏下而兵勇亦靡不嗜之。每至閱武之期。到者時刻不齊。隊伍不整。皆以此故也。有憐其害者面斥猶太人販賣此不仁之物。以禍土國。而猶太人則曰。人人謀生總以獲利爲主。使貴國人不需此物。則我猶太人亦無法運售。脫令貴國商民有販此至他國者。其亦肯舍此利途。改售他物乎。土國受神豆之害。至數十年之久。無可。如何直至亮連王卽位。知是物爲害甚厲。乃集朝臣會議。禁絕於時。

有主嚴禁販入者。有主本國自往販運者而無言及禁止國人飲用者。蓋是時不惟王家子弟多嗜此。卽各執政大臣亦無不有同好。故朝臣多畏忌不敢直言禁絕也。然王終下令毅然申禁頒禁令八條。嚴命通國懔遵其八條大意。一曰各省郡縣城內特建房屋數百間分爲左右二所。左所住男右所住女。名曰戒豆院。京城特設總院。建屋一千八百間。分上下二等。一曰各縣由紳土地保查報。各處飲湯官三員監理。一切一曰官員入院。

小瘦紅闌話墮

人數至官員則分上中下三等。中下二等彼此互報於上等。上等亦彼此奏報。一曰無論官民有妄報及知而不報者。其罪斬。一曰自官民入院戒豆日起。各處冰豆局及器皿鋪一律禁止。有再私售者。經官查出。抄取貨物入官人則拘捕。

後大者。簡人署署其缺。小者給假兩個月。兵勇亦然。一曰入院後官給飲食藥料。調治限一個半月。放出。倘後仍不知自愧而飲用者。查實再爲療治。愈後官則革職永不叙用。民則發往邊地作苦工。婦女則監禁半年。如再犯禁者。則一律斬首。雖皇族國戚不赦。自申禁後。各處皆擇地建屋六個月後。各工役製備牀榻器具飲食水火分界。各院以爲戒豆之豫備。當人數未

報齊時官民之知恥自愛先自戒絕者已有十之二三。是時土耳其通國人丁計二千八百一十六萬五千有奇及人數報齊有豆癮者共爲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名其中男子一千六百一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六名婦女一百零二萬零六百九十二名皆已次第入院實行戒斷計自始戒以至戒絕上中下三等官員及紳士地保因捏報不實或知而不報致罹死罪者凡二百二十九人。

既戒而復犯禁者官一千零二十九員兵民一百二十九名婦女六十四名亦皆按律治罪以辦法公平故人民皆甚悅服一年以後通國男女之飲豆湯者竟無一人而猶太人之販豆者乃不待禁而自絕人民因而漸富身體亦遂日強

記原文所以不憚其繁複者亦欲借爲吾國鑒耳吾國禁烟之實行十數年於茲矣顧徒虛有其名而實際之爲害自若或且不免加甚焉抑何其并土耳之不若也一嘆。

洪秀全妻

陝人龜某忘其名販皮爲業嘗客乃將各地戒豆院悉改爲學校教養孤寒子弟至四五年後成效大著國泰民安竟似二百三十年前天豐王在位時之景象此土國百年以前事也按右乃節錄張氏日

少年時所目擊者嘗談一事最奇而有味聞者記其略曰同治四年。

聶與同幫皮客數人及一保鏢者。抵關外月餘。逕至俄境烏拉嶺下。得皮革數千。輿載以歸。諸客或坐車中。或騎馬以從。鏢客乘白驃爲導。聶騎一駿馬。與鏢客并轡而馳。未幾。忽聞後車謹噪。急回顧。則林際飛出二騎。截兩人不使過。鏢客與搏。聶助之。二騎皆敗走。聶與鏢客遂返。則後車已不知所往。緣樹頰眺之。乃見車已爲賊所刦。賊衆五十餘走。馬持械擁之而趨亟。從樹頰下策騎追之。垂及矣。而頃

間戰敗之二騎。又出而截之。兩人與搏。遂又敗走。如是者數次。兩人終不舍力。追劫車者如故。時已暮矣。瞥見林木深處。隱隱有燈光。近前視之。宅第連雲。一渠渠大廈也。乃亟下騎。由屋傍高樹攀躋而上。越數重庭院。食不見人。惟聞囂飲之聲而已。卒抵一處。廳事極闊。賊衆百餘人。列坐會飲。觥籌交錯。同

四十許美婦人也。更審其語。則曰。若曹亟設杯箸。有不速之客二人來。言已仰首。左右顧曰。主人遲客久矣。請速下酒肴。雖薄聊堪盡地。主之誼也。聶與鏢客愈駭然。察其意似無惡。卽亦翩然而下。同幫皮客起而告曰。主人之意甚善。尋且返吾物。盍痛飲爲快乎。兩人遂入席。然終疑懼。不知所云。俄而此美婦人持琰。勸兩人飲。旋謂之曰。若相識。聶與鏢客方大詫怪。忽聞堂上。有婦女聲操粵語。諦視之。則一鳥獸猶自愛其羣。况人乎。又况吾。

小瘦紅闌話鹽

六

夫生前縱橫國內數十年殺人如麻。然苟知爲粵人則必不殺吾寧。敢與吾夫異趣乎。昨者巡邏報告。謂有客幫載貨來。吾卽指令要截。不圖有吾粵人在其中也。早知如此。吾決不驚擾諸君矣。諸君毋恐。吾必盡反君物。且將衛君行也。兩

人聞言皆起謝。婦乃又曰。兩君武技皆嫻熟。然以與頃間戰敗之二騎較。恐未必能勝也。鏢客意似不服。婦曰。試與之搏。顧較力耳。非真鬪也。鏢客與磊皆奮然起。婦謂二

賊曰。但與客戲。勿過用武。磊與鏢客各執短棍。二賊亦皆持棒。棍甫起。執棒者猛擊棍端。棍已脫落。磊與鏢客皆仆地。亟趨前掖之。曰。兩君亦神勇。顧稍遜。彼兩人耳。鏢客有慚色。問頃者詐敗之故。婦曰。此吾令。但欲得客物而止。不欲以力示人也。回顧執棒之二賊。亦絕無

人。於時酒筵已散。諸客欲乘夜去。首途請反其物。婦曰。夜深矣。請以翌晨行。吾曹以義重。必不虧若。一陵爲清師所奪。妃挾重寶以遁。竟得漏網石達開。以偏師擾蜀。卒以

人散坐廳事。自言其身世甚悉。亦殊駭人聽聞。蓋婦本粵妓。幼失怙恃。族人給之鬻諸珠江花艇中。居久之。頗以爲苦。咸豐中猝來一客。氣宇甚偉。顧性極躋迫。不拘拘於小節。妓心悅之。託以終身。客豪於賭。一擲萬金。妓以所蓄纏頭之資。賄客之乏。卒以此故不能脫樂籍。乃與客俱逃。此客何人。則洪秀全也。及踞金陵。立妓爲王妃。洪死。金陵爲清師所奪。妃挾重寶以遁。竟得漏網石達開。以偏師擾蜀。卒以

清軍勢盛爲駱秉章所禽而妃未之知也將往依石及抵蜀知石已誅卽由蜀道奔竄流離數載得達關外馬賊知爲洪秀全婦且挾重寶一珠一鑽恆值數萬金而從秀全有年又稍嫻武藝乃共推爲首領所轄馬賊數百人皆聽其號令時出劫掠惟從不傷一粵人云婦之自述如是聶乃轉述以語人真耶僞耶又烏從而知之

岑西林之趣事
西林岑春煊以剛復聞於世在前

小瘦紅闌話墮

清之季歷任封圻要秩所至以鐵面向人及至民國告成乃醉心於

革命事業綜厥生平之言行無一非挾意氣爲之蓋其人身出將門

豪橫成性又於世事罕所閱歷則其動輒儻事乃爲勢所必至黨人

不察猥欲引與共圖大事宜其敗也比聞人談岑一趣事滋可解頤岑方少時卽好使氣日與鄉曲無賴爲伍粵西苗猺雜處俗尤迷信

鼓樂繼以旗繖其後則有所謂檻閣者專選青年美貌之小家小子扮演種種戲劇巍然高坐以數人舁之行醜態畢陳見者不以爲怪其狀愈淫穢者路人喝采之聲愈高習俗相沿莫能禁也舉行龍燈之費用悉取諸富豪之家而以出資最多者執其中最貴之役龍燈恆長數十截以數十人共執之其名曰掉龍燈人咸赤足着草鞋頭戴金頂暖帽上衣羊皮反着方馬樹下配以竹布單袴與高采烈招

小瘦紅閣話鹽

八

搖而過市。其人皆富豪遊蕩子弟。也。其最貴之役爲在龍燈之前手持一長竹竿。上懸五彩燈球者。此燈球名曰夜明珠。龍燈之盤旋掉舞。悉受夜明珠之指揮。故執夜明珠者。儼然爲龍燈隊中之主帥。俗呼之曰搶龍頭。非出資倍多於衆。

莫能得也。岑居鄉時。每值龍燈舉行。必爭此搶龍頭之役。或不果與。則糾衆奮鬪。動傷多人。衆皆畏之。莫復與爭。岑乃得繼續是役。至十餘年之久。筮仕以後。猶嘗述以語。

人津津若有得色。說者謂岑於癸丑之役。侈然擁大元帥之位。號自居。爲革命謀主。洪憲帝制。摧滅後又歸然爲南方總裁。事敗逃亡。仍不自甘於蟄伏。蓋其搶龍頭之故。智。至今猶有存焉者也。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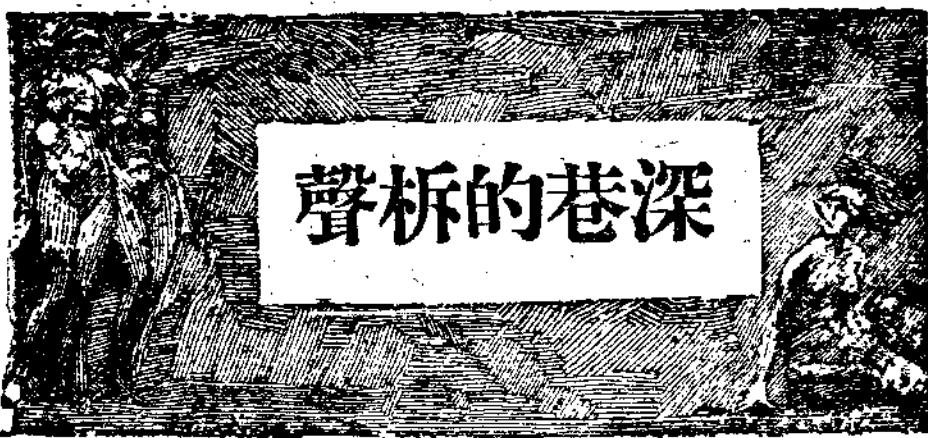
滑稽美容術

韻香閣主

△治赤鼻法

赤鼻俗呼曰火燒中堂。蓋鼻居面部之中央。其色赤如火燒。故名之。此鼻最難治。雖中西名醫亦復束手無策。然余頗明赤鼻之理。赤鼻蓋因鼻中血份太多之故。欲治赤鼻者。祇須將鼻血流盡。其鼻必不醫而自白矣。





深巷的柝聲

聲析的巷深

時亮俞

一條深深的巷裏住着十七八家人家。因爲前幾天忽地降臨了一位賊伯伯。從此以後。張家說失去了一個香爐。李家說失去了一柄鏟刀。王家說失去了一根水烟筒。不到幾天。這條巷裏鬧得翻天倒海。都說道不得了。不得了。有飛賊來了。弄得巷裏一到太陽落山就關門上門。冷清清地好似罷市一般。於是就有人出來提議用打更。大家都贊成。所以不到半個月。這條巷裏就有一個打更人出世了。

夜深了。自鳴鐘在那裏很莊穆的打着十一下。其時四野裏很寂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祇有那窗外的雨還不住的滴滴滴的落着。滴在芭蕉葉上面發出一種很自然的天籟來。那時那條巷裏也寂靜的都在那裏把白天的一切慾望心在夢裏償他們的志願。同時那打更的也在那裏慢慢的起更了。很洪亮而莊靜的柝聲破着寂寞。

深巷的柝聲

的冷空氣散布過來。很討人厭而驚醒人的好夢現在我把巷裏的人被他驚醒好夢的略略寫幾個出來。

王潤生今年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膝下還沒有一個承歡的兒子。老夫妻兩個心裏盼望得什麼似的。眼巴巴看着別人家今年養一個。明年生一個。別人家還嫌討厭。他却羨慕非凡。常常同他們說道。你們的福氣是比我好。我雖有了銅錢。却是沒用的。人家勸他討一位小星。他說我情願沒有兒子。罰誓不討小老婆。因為討了小老婆家庭裏的幸福就要破壞。雖有了兒子也沒有什麼趣味了。後來聽見有人說西山的送子觀音很靈驗。他得了這個消息。就看了

一個好日子。清早起來。同着老妻誠心誠意去求子。回來之後。不多幾時。老妻懷孕了。倏忽十月滿足。養了個肥頭胖腦的兒子。他這一喜。直從心坎裏發出來。表現在面上。就不由的哈哈大笑。這一笑不要緊。恰巧巷裏的柝聲過來。很着力的一連幾下。把他驚醒。原來却是一場好夢。

瘦碧生不住的簌簌寫着他得意的著作。叫做『心血盡矣』。約五萬字左右。因為今天要結束了。所以勸他討一位小星。他說我情願沒有兒子。罰誓不討小老婆。因為討了小老婆家庭裏的幸福就要破壞。寫着那暗淡的燈光。照在這小小的室裏。見除一張牀外。祇有一隻破舊不堪的書桌。桌上堆滿了許多稿紙。和退回的稿子。被窗縫裏吹進來的風吹着都

在那裏飛舞。看他好似不聽見一般。只顧如飛的寫着。約摸隔了一刻鐘光景。總算寫完了。他把那篇得意著作。重看了一遍。覺得甚是疲倦。就鑽到牀上去。休息他腦筋。不多一會。好像已把那篇稿紙。從郵局裏雙掛號寄到上海一所書局裏去了。他想這篇大作。編輯還不能採納。一定是瞎了眼睛。正在惦記。書局裏的回信來了。拆開來看時。裏面大略道。「拜讀大作。欽佩之至。已付手民排印下禮拜即可出版。酬金不日寄奉。」他看完之後。快活得什麼似的。他想。從此我的名聲要佈滿天下了。豈知很着力的柝聲。一連幾下。把他驚醒。原來也是一場好夢。

李碧山和錢秀珍自從交友之後。就在患難困苦中。

總算他們立志堅決。從患難困苦中奮鬥出來。如今可達到目的了。正同如花似玉的秀珍結婚時。大大小小的看客。好似大陸上的森林。驟然受着大風。兩面直偏過來。贊禮的捧着紅紙上寫就的禮單。高聲呼唱。那時李碧山心裏想。如今可達到目的了。他正在得意時。恰巧一陣子的柝聲。把他驚醒。原來又是南柯一夢。

這樣的一連半個月。巷裏的人都把他恨極了。就有李碧山出來說道。打更是沒有用的。我們白白的把飯。他吃也不見什麼好處。不如廢了罷。他們同聲贊成。從此以後。這條巷裏再沒有柝聲了。他們的好夢。再也不會被甚麼驚醒了。

談談紅雜誌之撰述者



談談紅雜誌之撰述者

光磊室主

獨鶴之短篇。以社會見長。布局命意。語重心長。裨益世道人心匪淺。時下之作。社會短篇者。莫足與京。

贍廬之小說。才大心細。句法甚美。尤以描寫舊家庭之生活最佳。

海鳴與不肖生兩君。才兼文武。一以短篇勝。一以長篇著。

海上說夢人之社會長篇。消息之靈通。事蹟之翔實。无有逾之者。卓矣可稱滑稽之雄。



寄塵思想高超。不同凡響。

禹鑄工詩嗜曲。所作短篇簡潔可喜。

西神爲詞章專家。故其文無論新舊。總覺有語皆香。無詞不豔。讀之如坐對妙曼女郎。沒處不討人歡喜。

明道亦嫋嫋。亦活潑。

馬二先生文筆超脫。亦正不弱。

民哀文字饒有豪氣。

海上漱石生。爲小說界老前輩。文言白話。諺文雜作。靡所不能。舍我碧梧之小說。一以造意勝。一以真切著。各極其妙。

若狂龍莊館譜。

澹盦之偵探小說。有獨到處。

濟羣除擔任新聞報點將小說外。作品甚少。讀紅雜誌者。頗望其有所見續也。



薄命女兒詞五首

三

余友夢痕。情場失意人也。工詞翰。善書法。磊落逸羣。耿介絕俗。去月下浣。橐筆來滬。相值于歇浦之畔。一笑入酒家。(夢痕豪飲)銜杯情話。舊雨欣逢。其樂如何。不禁玉山之傾頽。俄而酒闌。人散。行將言別。夢痕黯然曰。海上浮華迷。金醉紫浦邊。繁響蕩魄游。神茫茫。人海飛塵。十丈中。正不知埋煞幾許英雄。誤盡多少兒女。唏噓不已。口占薄命女兒詞數闋。音即淒惻。令余不忍。卒聽英雄落魄。紅顏命薄。千古當同聲。一嘆茲錄如次。

花開花落。夢如烟。春老紅樓年復年。桃李姿容憔悴。甚飄零。能得幾人憐。
秋娘已老。粉香殘瘦。損腰支衣帶寬。強放愁眉。還作笑柔情。能得幾人歡。
東風陌上。麗芳塵嬾逐鄰姬。去踏春。不爲閒愁羞。不解出門能得幾人珍。
蛾眉畫罷。倚闌干。輕薄衫羅怯。曉寒偷學風流。新樣髻妝成。能得幾人看。
銀河皎皎。露零零。一曲瑤琴月滿庭。心事不窮弦。獨語淒涼。能得幾人聽。

(祝青儒)

調笑錄

瞻廬

△紅屋牌香烟式之女裝

夏令之時。髦女裝。紅屋牌香烟式之女裝也。外襲之玻璃紗衫。表裏洞澈。通體透明。於是內襯之妃色汗衫。與胸前之金質鎖片。莫不一一呈露。此與玻璃紙封裹之紅屋牌香烟。頗覺相似。因作打油詩一絕云。冰樣羅紈。雪樣鞋。輕衫曾不掩胸懷。分明一幅玻璃紙封裹香烟。紅屋牌。



討債與借債

王天恨

秦振之坐在一間湫溢的書室裏。眉端好像打了個深深的結。不住的嘆氣道。吳小農已來追討過兩次了。他說今天午後再來。我拿甚麼話敷衍他呢。唉。他那副鐵青的面孔。比鬼還可怕。我看見他宛如小鬼見了閻王一般不由的心驚膽戰起來……其實我並不是借的姓吳的錢。他不過是個中保人。何必如此的苦逼我……秦振之自言自語的嘆了一陣。向窗外一瞧。忽見天上浮雲蔽日。似乎要下雨的樣子。振之不禁暗喜道。如果下起雨來。倒是大幸。那吳小農是一個不很勤勞的人。或者因了下雨躲一回。懶不來逼我。我今天的一

調笑錄

討債與借債

二

△藥籠中物之汗衫

某君不喜修飾。夏令所穿之汗衫。破裂數處。洞見背脊。有友戲之曰。此衫大。任。可。充。藥。籠。中。物。倘。持。往。藥。肆。當。得。善。價。也。某。君。愕。然。詢。其。故。友。笑。曰。川貝。(穿背諳音)非藥籠中物乎。

△要買狗弗識呀

吳中習慣。與小兒作戲語。凡小兒不識之物。輒語之曰。此狗弗識也。偶見鄰婦携幼兒立門前。有賣香蕉者。提筐過兒。拖其母曰。要買狗弗識呀。聞者咸大笑。蓋婦曾戲語其兒呼香蕉。

重難關就輕輕過去了。便是來了我。也有話數衍。就說因大雨不能出門。設法或者能稍稍原諒我的苦衷。於是振之的唯一希望就是。大大的下一陣雨。阻住吳小農的貴步。

過了一會。天上黑雲越厚。行人漸漸稀少。果然一陣子轟轟雷響。下起大雨來。那雨一直下到午後。還沒有稍止。心想小農一定不得來了。胸襟暢了許多。不多時候。忽然前門碎碎的亂響。敲得很急。振之料不到是小農。問是甚麼人。門外的人大聲答道。「是我。」這「是我」兩字。送到振之耳朵裏。好像一聲焦雷。使振之驚惶失措。呆呆地不動。門外的人益發敲得利害。似乎已動了怒。振之如喪魂魄的開下了門。那人放下傘。走進室來。也不客氣。就坐在一張椅子上。發出很重濁的聲浪道。振之我爲了你的事。兩腿已跑酸了。今天又冒雨造府。你總要憑良心。把這事料理清楚。不再和我留難了。振之坐在

爲狗兒識也。

△扒肚腸

扒肚腸吳諺也是譏人好爲紛更之意。近者蘇州電話裝置地線，掘地作深溝，置地線於其中，地線裹以橡皮，爲狀如腸，似嫌地皮無腸而爲之安設肚腸也。然裝置不如法，則又扒出重裝之泥磚，滿地行人不能插足，或笑曰俗有扒肚腸之說，此言驗矣。

續說話接龍 春夢

旁邊垂着頭，一個字都回答不出，掙扎了好一會，方始囁嚅着道：小翁，我不料你竟冒雨到來，小農冷笑道：我前天本約定今天來的，怎麼料不到？若說因天雨不便，你可知前途追得太利害，不容我不吃這一回冒雨的苦頭麼？振之道：這件事我原很對不起你，我實在是不得不而已。並非將錢藏在家裏不想償還，總望你婉詞懇商，前途展緩些時。小農道：這些話我已聽過好幾次了，此時談不到對得起對不起，只消你把這一筆債務還清就是大大的對得起。我振之道：今天實在拿不出我午前本想出去設法，那知又下起雨來，真是連天公都和我作對。小農又冷笑道：昨天並沒有下雨，爲甚麼不出去設法呢？振之被他一駁，更是無話可答，癡癡的坐在椅子上，好像已變了一尊石像。小農的話却越說越緊，臉色也紅了，怒問道：振之道：筆債究竟還不還？不是這麼幾句話就敷衍過去，天色已漸漸黑下。

續說話接龍

討債與借錢

四

卓呆有說話接龍之作。至「施濟羣索稿」為止。吾以為不當止於此也。因與數友戲續之得一大篇。

名曰續說話接龍。讀者認清楚我

是魚尾續龍。並非狗尾續貂也。

施濟羣索稿。(此句是卓呆原文)

稿費。費却多少心思。思無邪。

邪氣。氣殺你。你的便是我的。

的字便是之字。字紙簍內的小說。

事。事不湊巧。巧妻常抱拙夫眠。

眠雲。(趙眠雲)雲裏霧裏。裏

來雨亦越降越大。我還要到那邊去銷差呢。振之悲聲道。錢是我借的。那有不還之理。不過今天實在只有兩隻空手……這話還沒說完。小農已把聲浪提高道。你也知道錢是你借的麼。那麼說明的歸期已過怎麼還要求展緩。振之道。我委實沒法。啊。小農陡的把桌子一拍。跳起來道。這句話我聽你說過幾十次了。今天也是沒法。明天也是沒法。究竟那一天才有法呢。振之不敢抗辯。仍舊哀求展期。小農却愈加動怒。臉上紅得如火燒一般。直着喉嚨大嚷了一陣。差不多要將振之身上的肉一口一口的咬成片片。這樣相持了一點多鐘時候。小農也知道逼不出甚麼來。天色又黑下來了。只得自己轉舵道。你要求展期。究竟展到那一天。你可說個明白。振之想了一想。道可否能展緩一星期。小農道。一星期是七天。越約越遠了。不行不行。據之道。那麼三天罷。小農瞅了振之一眼。道。你這話是不是敷衍。

子不要面子。子曰學而時習之。振之道不敢敷衍是實在話三天上一定如數奉還小農道你記住之乎者也。也是園園丁集（太谷兒著名之詩集）集成圖書公司。司令官官場現形記。記不清這許多。多多益善。善人死了升天堂。堂子裏的姑娘。娘娘

太太。太監放火燒清宮。宮闈祕史。史記是司馬遷的大文章。章太炎先生。生財有大道。道士和尚。尚文門。門外漢。漢口武昌。昌言無忌。忌烟忌酒。酒肉朋友。友人不可濫交。交了好運。老頭兒道。你那裏知道我們借給振之只二分錢子金現在吳小農

了兩天以內我決不跨進尊府的門檻。如果三天上仍是拿「沒法」二字來搪塞那就莫怪我了。振之你當初借的時候可曾這樣的爲難麼。你將你的良心摸一摸可還是端端正正的放在腔子裏。振之那裏敢回答甚麼只一疊聲說對不起對不起小農取了傘悻悻的走出門。振之方始透過一口氣來。

其實這筆債爲數極小僅僅五十元債權人黃老頭兒今年已六十多歲沒有兒子只有一個老妻靠着放債度活這天老夫婦二人閑談黃老頭兒道秦振之那筆款子已過了還本的期限他竟敢置之不理真膽大極了黃老太婆道秦振之那筆款子雖然不還本但子金不缺少一文這種債戶還算不可多得你苦苦的追本做甚麼黃

運動升官發財。一財神菩薩常臨善人家。家庭中自有至樂。樂善好施。施濟羣退還原稿……

好了。原稿退還不必再說下去了。

黃老太婆道。小農這人鬼鬼祟祟的恐怕靠不住罷。黃老頭兒笑道。你未免過慮了。天下還有人敢欠我的錢麼。好在這筆款子是小農經的手。我們落得做個順水人情。由他去追討到了時。我們就借給他。每月多收半塊錢的進款。豈不甚好。討不到時。我們依舊繼續借給。振之。他就不能怨我了。黃老太婆道。這話不錯。惡人由小農去做。振之也不致怨我們的。這一席話。是距小農冒雨追討的五天前。所談。小農得了黃老頭兒的允許。肯將這筆款子借給自己。才雷細故與另一說書某甲。(其名已忘)由口角至於門檻。而湯之藝爲如松所傳。然亦另有老頭子爲護符。自負

情願出三分錢子金。問我借。你想三分和二分比較起來。不是一個月。多收半塊錢麼。我們自然越多越好。要向振之追回來。借給小農。了。黃老太婆道。小農這人鬼鬼祟祟的恐怕靠不住罷。黃老頭兒笑道。你未免過慮了。天下還有人敢欠我的錢麼。好在這筆款子是小農經的手。我們落得做個順水人情。由他去追討到了時。我們就借給他。每月多收半塊錢的進款。豈不甚好。討不到時。我們依舊繼續借給。振之。他就不能怨我了。黃老太婆道。這話不錯。惡人由小農去做。振之也不致怨我們的。這一席話。是距小農冒雨追討的五天前所談。小農得了黃老頭兒的允許。肯將這筆款子借給自己。才雷厲風行的向振之逼索。其實黃老頭兒連腳影都不會伸進振之的大門。一次全是吳小農在那裏作的祟。

那天小農走後。雨勢仍未稍殺。淅淅瀝瀝的。把振之的心都滴碎了。

家門弟兄。兼以少年人性情急暴。故先動手。某甲憚湯之有門檻。當時未敢還手。任湯攢毆出氣。翌日訴之於光裕社社長前。其時正社長王綏卿。赴常熟營業。冠政由副社長王效松代理。因湯爲己子之徒。且以此事令如松處理。如松爲避嫌疑起見。請公論如何。若二人之交涉。依大體言曲在某甲。依昨日情形言。則湯實不應動武。僉謂彼此皆有過失。不如令某甲不再苛求被毆。湯亦不准再論此事之曲直。彼此抵銷。此法頗平允。於

振之躊躇了一會。覺得別處實在無法可想。還是陳俊卿那邊。可以通融一下。原來振之有個內弟。喚做陳俊卿。開了一爿雜貨店。雖不甚富裕。場面上却很圓通。小農第一次來追討時。振之已命妻子和俊卿磋商過。一向向俊卿借五十元。那知俊卿却一口回絕。說當此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的時候。誰不受經濟上的壓迫。一時到那裏。搬出五十塊錢來。振之又請他向別處挪借。就是子金大一點。也都情願。俊卿依舊搖搖頭說。我早已說過。當此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的時候。誰不受經濟上的壓迫。我家如此。別人也不見得怎樣。寬裕。徒然空費唇舌。弄得鞋子沒穿。落下樣。這又何必。振之見這一條路徑竟閉塞不通。方始愈加愁悶。今天吳小農又冒雨討索。那一派凌言厲色。誰見了也要膽寒。直逼得振之要生不能求死不得。只得仍去和妻子陳氏商議。陳氏也是愁眉縐眼。見了丈夫這般狼狽。

是如松贊成此法。向某甲開談判。某甲謂余但求無事。湯或恐尙不甘休。況且彼有老頭子。又與何授良交好。彼進圈子。即授良之引見。此事尙須徵求授良同意。方覺妥貼。如松笑曰。論理余亦爲康伯師長。豈不可稱老頭子耶。有余在。即授良亦決無異議。至是黃兆麟從旁攬言曰。如松之言是也。我道茶會規矩。小輩不能違長輩之訓。斥湯康伯倚賴誰勢。敢違先生之命。莫云何授良無能爲之抱腰。卽棺材裏扶起馬如飛來。(此語爲

情形。一陣心酸。那眼淚不由撲簌簌的流了滿面。振之道。今天吳小農的那種情形。你也看見的。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債還三天。不是三年。一眨眼就過去了。那時我又拿甚麼話和他說呢。你還是去求求你的兄弟。請他。些慈悲。援救我一下。罷。陳氏道。俊卿已斬釘截鐵般的回絕。此時再去料也不肯答應。啊。振之道。唉。除了俊卿處。別人都不肯借錢給我呢。到底俊卿比。圓通得多。你和他又是同胞姊弟。只消把話說得懇切一點。或者能打動他的心坎也未可知。陳氏無奈。只好再去撞一下木鐘。第二天早上起來。雨已止了。天上淨無片雲。日光下照。世界上頓又恢復光明。陳氏打定了一個主意。到了娘家。先在母親面前哭訴。將振之被逼的情形詳細說了一下。一定要求兄弟援助。不然。把振之逼出三長兩短。女兒靠誰生活。伊母親愛女情殷。聽了這一派淒涼話。十分心痛。忙安慰伊道。你不要憂慮。

說書者俗諺）亦不能違背老先生成法。當時卽此而散。

或以茶會情形走告康伯。康伯果問計於授良。授良聞兆麟語大恨。謂彼生意競爭不若人。乃欲以老輩眉眼壓後輩乎。於是一力主張康伯與師反抗。并代爲四出託人。伺某甲隙而乘之。蓋其意欲反兆麟不能抱腰一語。以顯己之手段。殊不知授良雖積極爲湯助湯。又惑於他人之言。自向茶會道歉。并承認以後與某甲兩作體論。各不相讐。兆麟聞之笑曰。我固

待我將俊卿喚來。問他可有法想。伊道女兒怎麼不憂慮三天。是容易過去的。啊。伊母親立刻分付俊卿的一個小兒子把俊卿喚進來。俊卿趨趨趕趕的走進內室。一見伊淚容滿面。心裏也不禁碎的一動。伊母親道。俊卿。我只生了你們姊弟二人。平素你們倆也很和睦。現在你姊姊困在簷鄉裏。無路可走。你總不能袖手旁觀。要看姊弟之情。援助一下的。俊卿道。母親我的境況。母親也知道。詳細試問到那裏。搬出五十塊錢。如果我有錢。姊姊前兩次向我磋商時。我就應允了。伊母親道。不是這般。說我家裏固然沒有錢。不過你的場面上比振之好看得多。轉個三十五十塊錢。尙不費事。我並不是幫助你姊姊來要挾你。實因你姊姊可憐。才向你說這些話。俊卿立在旁邊。現出十分爲難的神氣。一會才道。且待我向外人處商議。挪借罷。伊母親道。家裏設不出法。只好向外邊挪借了。俊卿正欲外出。伊忙道。

知授良之不足道也。雖然爲此事却又破費其一次矣。授良聞此語怒益難遏。而當事人又如是懦弱無用。氣無可洩。故宣言將得兆麟而甘心。

好弟弟。你可知限期已迫。只有三天。麼。俊卿把眉頭縐了幾縐。更現出爲難的神氣。道只有三天工夫。未免太迫切了。伊母親道。俊卿你就趕緊設法罷。俊卿嘆了一口氣。一言不發的走了。伊也就別了母親回去。

俊卿爲這事奔波了兩日。好不容易才尋着一個門徑。那人也是靠着放債度活。並不是男子。乃是一個老婦人。兒子在三年前死了。遺下一個年輕的媳婦。女人家無職業。尋錢。只好把家裏所有的不動產。一齊賣掉。變了五六百塊錢現金。重利借給人家。俊卿打聽清楚。便去向老婦接洽。老婦極口答應。說既是陳先生出來經手。還怕甚麼。不過子金須得斟酌一下。非四分不可。俊卿覺得四分太重。不敢輕率答應。便回來告訴母親。他母親也覺得四分太重。不敢做主。只得將女兒帶回來。俊卿正在盼望佳音。暗想明天就是最後的限期。俊

鳳兮。四字字體娟秀可愛。下鈐小印。

壽平兩字何緣得此良用自忻

外王父鉦卓卿先生有畫像一幅久置我家已破爛不堪頃裝潢一新頓然改觀展對之餘思及先母不禁心痛畫爲袁子辛之寫照任阜長之補圖阜長之作不甚見重於時然此作亦頗可取先生坐長松下閱書旁有石桌雜置筆硯書籍一童子烹茶石磴上有野鶴穿雲而過童子仰首望而手方折薪入火神態奕奕又一童洗硯池側小魚數尾啁唼吞墨尤爲活筆右方石上題阜長補圖四字鈐

卿那邊怎麼仍無消息此時忽見俊卿着人請伊一顆心在腔子裏禁不住別別的亂跳起來不知是已借到呢還是仍將那一無法可想」四字來作一結束一會兒伊忽而急匆匆的由俊卿處跑回來向振之道俊卿已接洽到一筆借款因爲子金非四分不可不敢輕率答應才請我回去問我可願意借這筆款子其實我也不敢擅自作主要你自己答應了才行振之聽說已經借到真是喜出望外那裏顧及子金的輕重忙道就是四分也不妨你快點再去請俊卿趕緊把這事在午前辦妥我在這裏寫好了借據就寫俊卿做一個中保人快去快去吳小農來時我就不怕甚麼了

振之安安逸逸的等候小農了原來那筆借款已經到了手家裏放着雪白晶亮的五十塊大洋心裏自然無憂無慮臉上也露出一絲笑容到了午後小農方始踱入振之的家向振之微微的把頭一點

一阜長方印。左方題子辛寫照。辛丑補款數字下鈐兩小印。朱色爛然。蘇州顧鶴逸之畫近亦名貴異常。頃得其尊人駿叔先生山水一軸。頗得靜穆之致。亦佳構也。題句爲山頭雨氣。消石面。泉流散。何處發樵歌。林深人不見。

又執扇一面。係泥金地。著墨不多。似亦可傳之作。疏葦扁舟。令人意遠。聞顧氏藏畫不少佳者。故駿叔父子無不能畫。今鶴逸一扇之值且貴至二。十金而不可得。非倖致也。

振之瞧瞧他的面孔。比前日格外嚴重。但振之却絲毫不怕。不待小農開口。卽道小翁款子我已備齊。還是此時就交給你。還是請你去將黃老頭兒請來。當面交付。這幾句話很出小農的意外。暗想他果然已設到法了。倒不能不將嚴重的臉色緩和一下。當即微笑道。那是再好沒有。我當然要將黃老頭兒喚來。當面交付的。於是不多說甚。轉身就去請黃老頭兒。不一會那花白鬍鬚的黃老頭兒已一顛一簸的隨着小農到來。振之狠狠的瞅了黃老頭兒一眼。似乎有無窮怨憤。卽到房裏取出五十塊錢。黃老頭兒檢點不錯。隨將借據撕毀。兩下永無關係。小農此時對於振之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深悔前幾次追討時過於緊迫。說話又過於不檢。使人難堪。便淡淡的說了幾句抱歉勿罪的話。隨着黃老頭兒到了黃家。小農遂乘機提出借款問題。黃老頭兒雖有些怕小農不甚可靠。但已准之於先不

作文。文章妙手偶得。作畫亦然。今人未必不如古人。古人亦未必不如今人。然今人以二十金畫一扇似太貴矣。

以此價值雖憚王墨寶亦可偶得。然今之善畫者固其門如市也。奈何人之不知好古如此哉。

便拒絕。只得故意留難。要小農請一位殷實的人作保。小農不得已。東撞西碰。請了一位開布店的老班姚天民出來。這筆借款也就成立了。

光陰飛一般過去。眨眨眼已有六個月。振之的新債却又到期了。債權人又着緊追討。和吳小農一般的利害。這一回却不知怎樣過這難關了。

隨感錄

復如是。

痕恥

登百尺樓臺。俯瞰憧憧之影。如蟻蟲蠕動。每噬其何事擾攘。想置身世外者。視我輩塵濁中人。當

疇不願高車駟馬。鮮衣玉食。然物力有限。安得舉人人之慾壑而填平之。此理至明。而怨憤者每咎造物之不公。造物不能言。我當爲之叫屈。

植竿測影。計字論酬。文字勞工。同爲機械。其生活苦。然苦中未嘗無至樂也。大人先生。位尊多金。

左擁右抱。樂則樂矣。迨乎樂極悲來。恐求如文字勞工之生活而不可得。然則何貴乎大人先生。

清陸清獻公軼事

賴鳳村

陸清獻公爲清代理學家第一人。宰嘉定時。政績不可勝數。今將其軼事略述一二。以饗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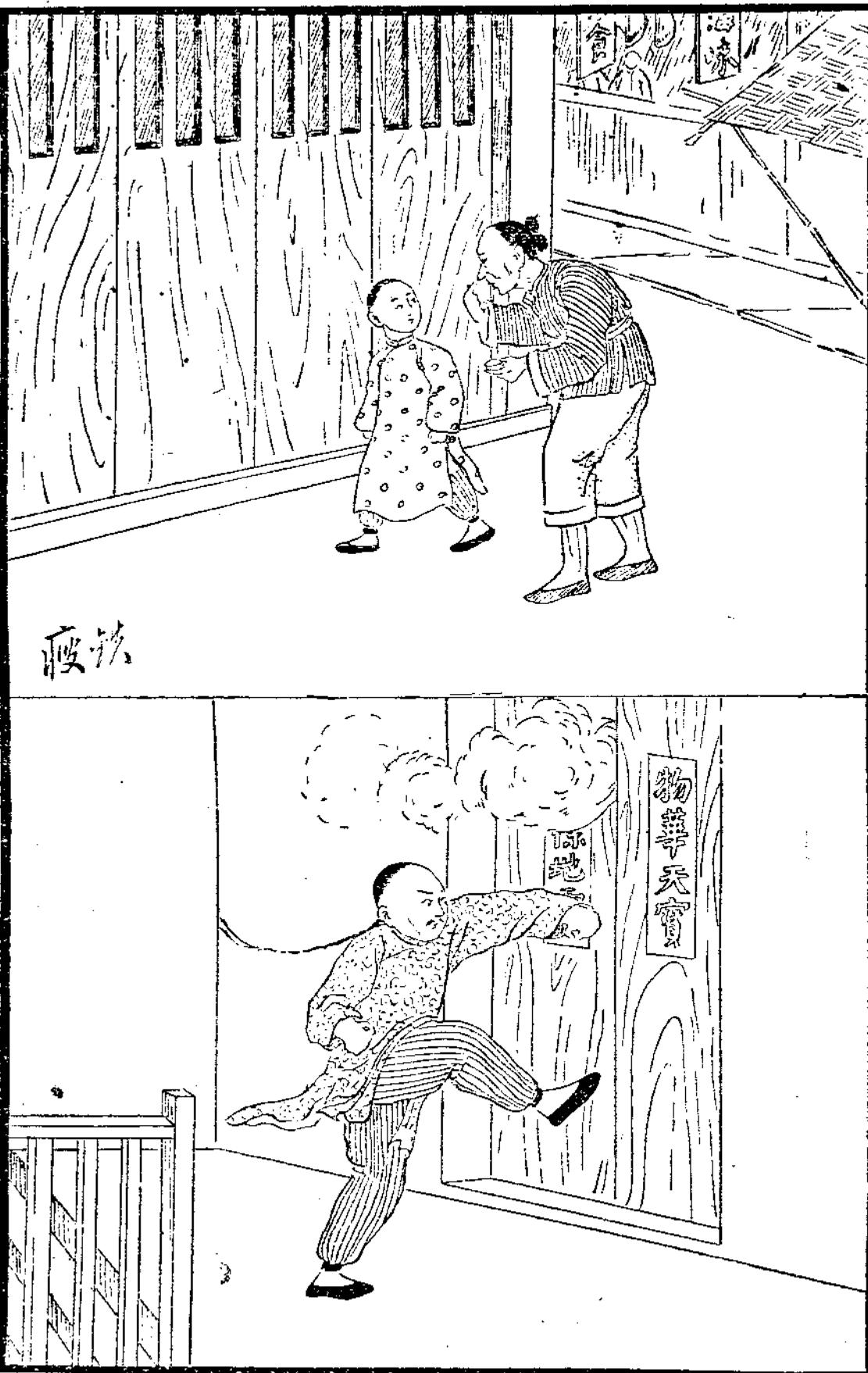
公到任時。一肩明月。兩袖清風。外無他物。蒞任後。以清廉自矢。絲毫無所染。一日。有事往蘇謁上憲。旣登舟。命舟人辦膳菜。曰買豆腐若干。買青菜若干。舟人如命而去。回復問公曰。官廚之膳菜。尙未辦。公曰。有腐有菜。何云未辦。

一日。公床缺足。命工人入內修理。工人呼公夫人曰。嫂。外聞陸夫人甚賢。可得一見否。夫人曰。余即是也。工人稱罪。夫人亦不以爲意。

嗚呼。今日爲民上者。必搜括民脂。以供一人之揮霍。一席之酒。必費百金。一身之衣。必值十兩。使稍賢于此者。則家必有裕。工人必不以夫人誤爲僕婦也。由此亦可見世風日趨于奢靡。人心益形乎侈佚。如陸清獻公者。今世亦不復有矣。



第二十一回 逢拐騙更被火燒



般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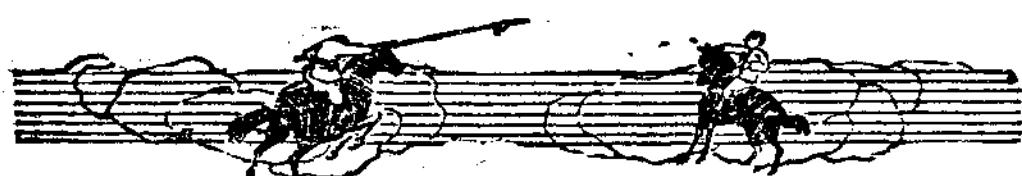
第二十一回 得安居又生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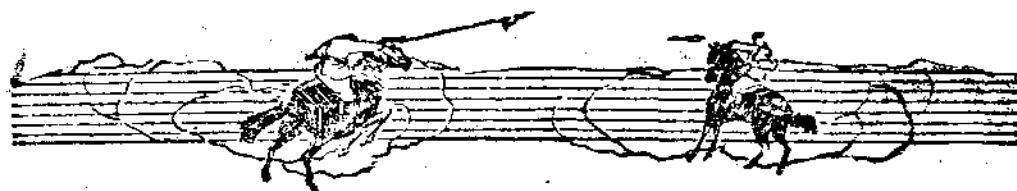
上
段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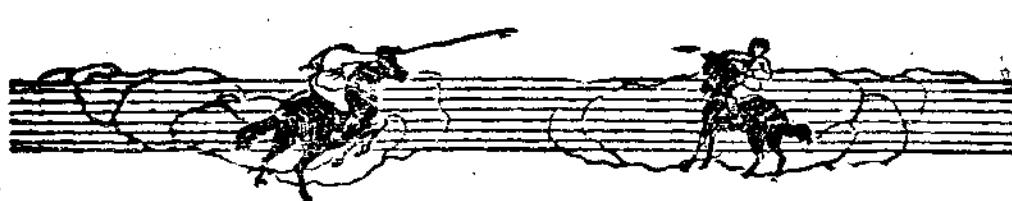
都說不出看面貌眉目。決不是蠢笨的人。逆料靜養幾個月。必能漸漸的聰明。因此方家一家人都祇覺得二孩可憐。絕不因他癡呆便欺負他。不加意調護。方家揣擬是兄妹兩個。隨着父親從甚麼地方來。或往甚麼地方去。家中必尙有親人。方濟盛打算將他們調養得回復了聰明之後。問明了履歷。就送二孩歸家。但是老天有意捉弄他們。所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兩個可憐的小孩。被一陣大火燒得幾乎送了性命。幸有方濟盛打救。得以轉禍爲福。脫離了曹喜仔的毒手。又落到這般一個慈善的人家。若能照方家的打算。將來問了來歷。各送回各的家庭。豈不朱胡兩家都很滿意。都很感激方濟盛嗎。誰知世間的事。總不由人計算。朱胡兩孩在方家。才安然住了半月。這日忽來了兩乘小轎。中坐一男一女。直到方家門口下轎。男的在前。女的在後。男的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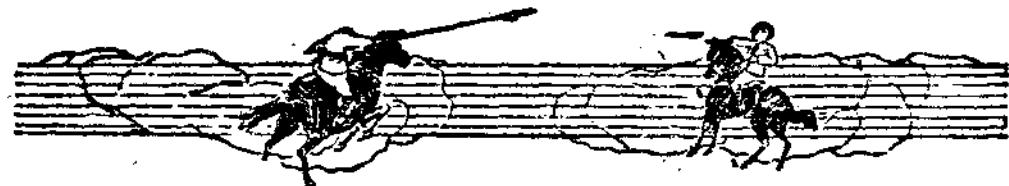
卽高聲問道。方濟盛老闆是這裏麼。方濟盛在裏面聽得。忙迎出來一面答應。一面看來的男子。年約四十多歲。衣服華美。氣概軒昂。立在男子旁邊的女子。年紀也在四十左右。衣服首飾。也顯得很豪富。雖上了幾歲年紀。沒有美人風態。然就現在的模樣看去。可以斷定他少時必是個極有姿首的女子。男女二人的眉目間。都帶着幾分憂愁的意味。男子向方濟盛點點頭。問道。你就是方老闆麼。在揭揚某某客棧裏住過的是你麼。方濟盛連連答是。讓一人就坐。自己陪坐了。請問男子姓名。男子且不回答方濟盛的問話。急急的說道。我的姓名來歷自然。有得對你說的時候。祇請你快把你。在揭揚客棧裏搭救的兩個小孩。帶出來見見。我和他們的母親見了面。我自對你詳細說明。方濟盛是個老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做事極是小心謹慎。當救得朱胡二孩回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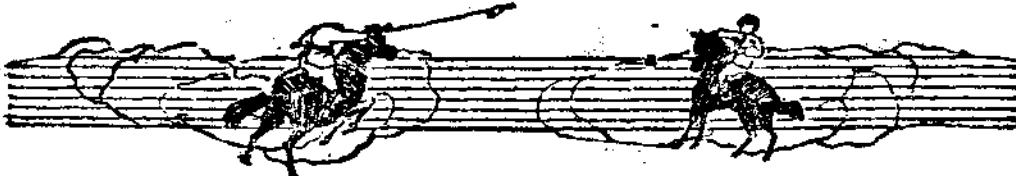
時候心裏早打定了主意。非查察得確確實實有憑有據，決不隨便還給人家。當下聽了男子的話，心裏也並不疑惑。不過素行謹慎的人，總得多問幾句，才得放心。便隨口向男子問道：先生怎生知道？我在揭揚客棧裏，打救了兩個小孩呢。男子立時現出焦急不耐煩的樣子，答道：你搭救的是我的兒子女兒？我們宦官之家，失了兒子女兒，就不追尋嗎？休說還在廣東，便是九洲外國的人，救了去，我也得追尋回來呢。你這話才問得希奇。我於今父子母女團圓的心思，比火燒還急。承你的同情，搭救了請你快教他們出來。我們見了面，自有重重的謝你女子兩眼流淚，幫聲說道：你是我們兒女的救命恩人，就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可憐我夫婦都差不多百年紀的人，膝下就祇這一兒一女。這回若不是恩人搭救，說到這裏以下，嗚咽得不能成聲了。男子起身來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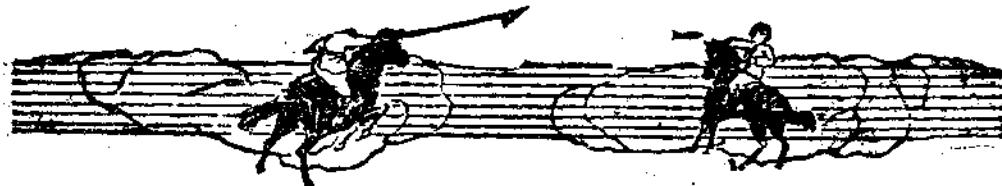
促道快去帶他們出來罷方濟盛本來沒有疑心因見二人這們急切到覺得有些可疑了更不肯不問個明白就帶小孩出來儘管女子哭泣男子催促祇是從容不迫的說道請坐下來談二位既到了舍間還愁見不着面嗎二位這回從那裏來的少爺小姐有多大的歲數了怎生會到那小客棧裏去住的同住的是誰字還不曾說出口男子已急得跳起來很很的指着方濟盛厲聲說道你好毒的心肝你知道人家骨肉分離是不是極傷痛的事還有心和你閒談嗎女子連忙止住男子道你也不亞性急這實不能怪他我們要見兒女的心切是不錯不過他是搭救我們兒女的人不問個明白怎能放心呢你何妨且把話和他說明了再教他帶秋官桂香來見面呢難道承他的好意搭救了他會把我們的兒女隱藏起來嗎方濟盛笑道對呀男子仍是氣忿



忿的坐下來。望着女子說道：「你去和他說罷，我心裏簡直刀割也似的痛。甚麼話也沒精神說了。」女子即拿手帕揩乾了眼淚，勉強陪着笑臉。對方濟盛說道：「你老人家不要見怪。外子從來性急，又是中年過後，才得這一兒一女。兒子因是甲子年八月生的，取名秋官；女兒是乙丑年八月生的，生的時候外子恰在場屋裏，因取吉利的意思，名做桂香。今年一個八歲，一個七歲了。這一对兒女不但我夫婦鍾愛，就是他姨母、姨父也鍾愛的了。不得前月他姨母生日，我自己病了，不能去慶壽，就打發這對兒女派人送去在他姨母家住了幾日。姨父親自送他們回家來。他姨父是生性鄙吝的人，要落在那小客棧裏歇宿，想不到出了這大的亂子，可慘！他姨父竟活活的燒死了，連屍身都無處尋覓。我夫婦因等了幾日，不見兒子回來，正要派人去姨母家迎接，姨母也正因



不見姨父回來。派人到舍間來問我夫婦。一聽已經送回來了的話。就料知事情不好。從姨母家到舍間祇有半日旱路。照例是這日動身。到揭揚寄宿一宵。次日早搭船。午飯後便到了舍間。我們起初還以爲是壞了船。及至打聽近半月以來。這條河裏不曾壞過一條船。就疑心是在揭揚出了亂子。我夫婦遂親到揭揚。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來。因爲那夜被燒死了的姨父。僅剩了一團黑炭。認不出面目來。小客棧裏又不知道客人姓名。爲的簿據都已燒了。幸虧找着了兩個那夜同住那客棧的人。他說曾親眼看見做拷綢生意的方濟盛老闆。搭救了兩個小孩。但不知安頓在甚麼地方。我夫婦得了這消息。心裏略放寬了些。仔細問那兩個客人。那夜親眼見的小孩。是怎生模樣。客人說出來的情形很對。我們就知道承方老闆搭救的必是小兒秋官。小女桂香無疑了。



所以兼程趕到府上來。我夫婦自從得到不見了小兒女的消息。起。到今日已半個多月。白天沒安然吃一頓飯。夜間沒安然睡過一覺。整日整夜的拿眼淚洗臉。外子生來性急。更是不堪。已幾次要尋短見了。望老闆不要怪他言語衝撞。實在是因情急口不擇言。方濟盛見女子口若懸河。說得源源本本。有根有蒂。不由得不信以爲實。慌忙起身來。反向那男子拱手陪笑道。先生也休得見怪。我便去叫令郎令媛出來。男子這才現出笑容。也起身拱手說勞駕。方濟盛走到裏面。對朱復胡舜華笑道。你們的爹媽都來了。快隨我一起去見兩個孩子。聽了似懂非懂的。也不說甚麼。祇笑嘻嘻的。都牽住方濟盛的衣。一同到外面來。那男子見面幾步跑上前。搶着朱復抱了一面。偎着臉哭一面。心肝呀兒呀的亂叫。女子也將胡舜華緊緊的摟抱了。和男子一般的傷心哭喊。朱

復胡舜華也都哇的一聲號啕大哭起來。一時慘哭之聲震動屋瓦。方濟盛的心很慈善。聞了這哭聲。見了這慘狀。鼻子酸得難過。兩眼內的無名痛淚禁不住奪眶而出。及至仔細看。四人哭做一團的情形不覺心中又發生疑惑。原來兩小孩雖放聲號哭。却不是至親骨肉久別重逢。中心傷感的哭法竟和見了面生的人害怕得哭起來的一般。旋抬起頭號哭。旋極力的用手擰拒。就是那一男一女。雖哭得淚流滿面。也有幾點可疑之處。不知方濟盛覺得怎麼可疑。且俟下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拐匪離人骨肉。甚至戕害兒童性命。爲人類之蟲賊。曹喜仔葬身火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方濟盛家突如其来之一男一女。男子舉動殊有可疑。女子一席話委宛曲折。絕無破綻。非善詞令者不辦。然朱胡二人復入厄運中矣。

免費函授催眠術

催眠術以精神作用故又名精神學其原本蓋出於生理學心理學哲學三者混合而成此神聖奇妙之學理其操術純正早為各界有識者所認無庸贅述特舉催眠術之妙用如下▲強建身心○和合家庭○教育德性○治療病癥○透視物體○值探祕密○審判疑案○窺破人心○教練軍人○變換人格○能卜未來之運命○能知過去未來遠方之事實○能探物價之升降○解決宇宙間一切不可思議之現象○總之精神之動作無一不可應用也本所自奉膺海道尹成立以來現五週紀念特招免費函授紀念學員每省百名為額各費均免收（函授一科原額學費等須大洋十八元）現在為紀念起見祇取報名費洋八角（郵票代八十八分）聊助登報郵資之用諸君有志向學者將姓名年歲通信處詳細書明連同報名費由郵局寄來本所收到即發給證書（共有九冊）定額無多報名從速以免向隅也（上海北浙江路晉臺里二九八號中華精神學養成所所長啟）▲再者凡諸君熱心斯學介紹三人同時報名者一連自己報名費免收外另獎給銀徽章一個又催眠球一個介紹六名同時報名者除自己報名費免此外另獎給銀徽章一個又催眠球一個

奉送催眠術實驗雜誌

不可不看之催眠術實驗雜誌○社會交際界不可不看○欲學催眠術者不可不看○欲知神聖奇妙之學理者不可不看○欲治藥石無効之病癥者不可不看○欲詳解心理哲學者不可不看○欲調和家庭改造童性者不可不看○欲閱此書者每冊須附郵票五分○寄至○上海北浙江路晉臺里二九八號○

中華精神學養成所

地蘭白牌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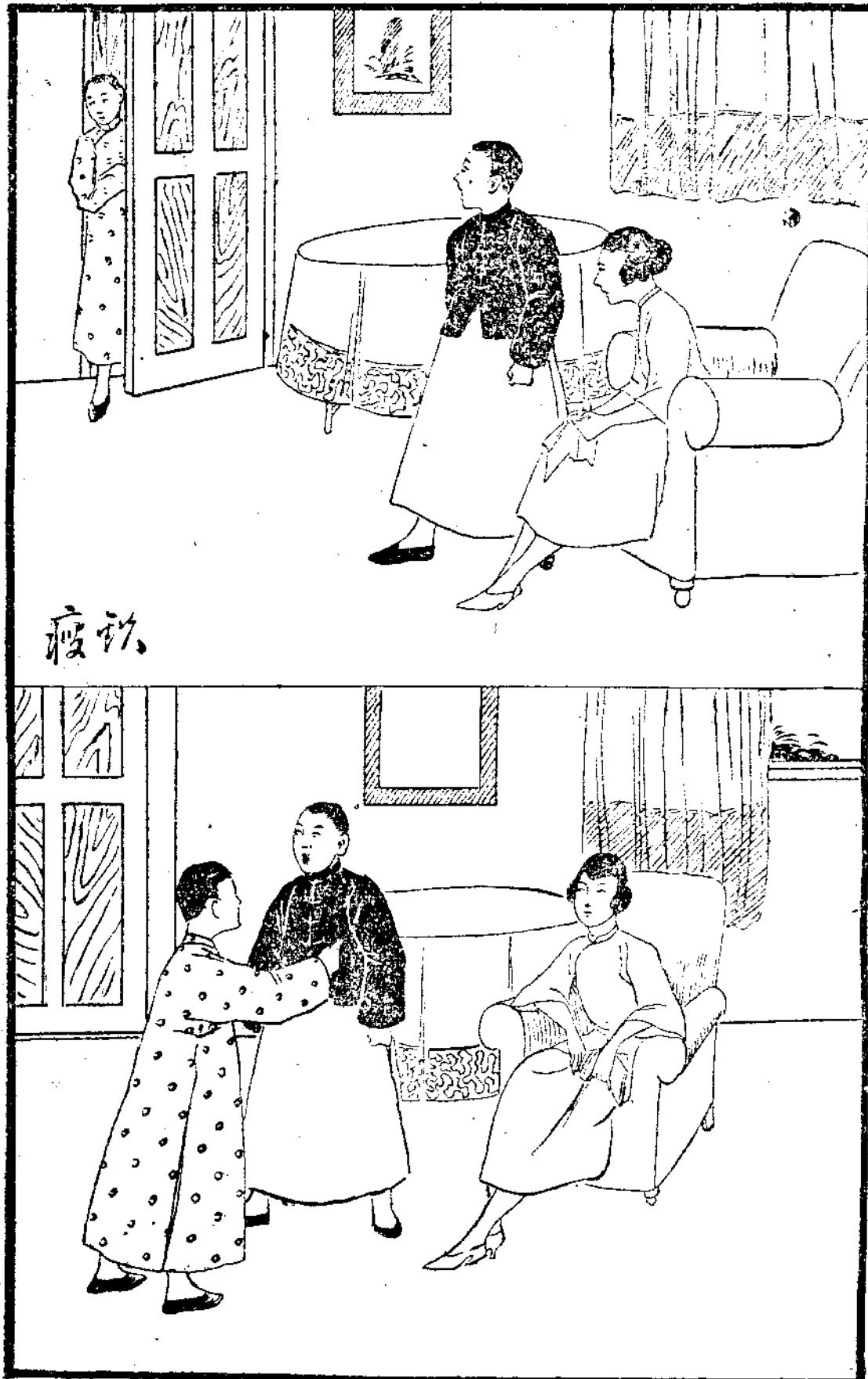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
美
味



第六十二回 溫柔鄉操縱原有術



第六十二回 交易所富貴不由天



新 歎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六十二回 溫柔鄉操縱原有術 交易所富貴不由天

小裘被張大小姐要他當面出立一張許婚的憑據。可憐他胸中無物。手不能提筆。腹不能擬稿。正急得無地自容的當兒。忽然來了一個救星。然而也是他的尅星。其人非別。小張便是。他在房門外面已聽得大小姐正那裏喚才寶拿筆硯的聲音。所以進門就問他要筆硯何用。大小姐同小裘二人見他突如其来。不由都吃一大驚。小張也不提防小裘在這裏的。所以看見他也怔了一怔。頓時說話不出。腳也走不上前了。到底大小姐有急智。他看見小張進來。便改口叫才寶筆硯不必拿咧。他現在自己來了。省得這人寫條子哩。一面笑對小張說。你來得真好。

可是你兩個約了來的嗎。這個小裘一早就到我這裏來尋你。我想你未必能這般早來故教他寫一張條子留給你不料你倒自己闖上來了。簡直同約會的一般無二。怎麼小裘他說並沒約過你呢。說時又對小裘看看。小裘此時真的要五體投地。佩服大小姐到二十四分咧。起先他見小張來了。無異做賊的遇見巡捕。嚇得手足都冰。不知走好還是不走好。他所以怕小張者。皆因他外間汽車夫認得很多。動不動就講究打人。自己素來曉得他的利害。此刻胆敢太歲頭上來動土。老虎嘴邊去拔毛。本是椿冒險之事。見了他那得不怕。這還在其次。更有一椿。自己從前同丫王結親時候。小張不是也在場幫過他的忙。吃過他喜酒的嗎。此時只恐大小姐宣佈和自己訂婚這件事。小張一定要因妬成怒。揭破自己從前的醜歷史。大小姐曉得了還了得麼。所以這椿事他比挨別人打的更急。現在聽大小姐曲曲灣灣的掉槍花。瞞過小張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感激。一塊千觔石也。

頓時放了下來。這邊小張聽了大小姐的話，也信以為真，點頭回答說：我果然沒有同他約會。不知小裘阿哥找我何事？小裘早先沒有準備，猝然被問，那裏回話得出？幸虧大小姐替他回答說：他向你借汽車坐呢。小張大笑，說：汽車本來是你他的。他應該問你借，纔是道理。為什麼問我借？起來了大小姐說：這是我告訴他的。汽車歸你全權管帶，我從不與聞的呢！小張聽了，面有得色。他自以爲大小姐將偌大權柄讓他，這是何等榮幸的事。一時不由神氣活現起來，彷彿汽車是他所有的一般。微微笑了一笑，說：小裘阿哥要借汽車，本來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我們車裏面的發電機新近換過，偶不小心便容易炸壞，必須我自己開車，方能不出毛病。這幾天我可有點兒窮忙，沒工夫開車，所以請小裘阿哥原諒。停幾時再借罷。小裘原不想借什麼汽車，聽他這般說，也即順他口氣道：那不要緊，停幾時就停幾時便了。說罷又對大小姐看看，心想我這句話不知回答得對與

不對大小姐却朝他微微一笑。意中就是贊成他這句話的意思。兩個人眼睛講話。小張那裏覺得還得意洋洋的望着他們呢。大小姐看小裘很有些坐立不甯樣兒。恐他露出馬腳。暗罵這人怎不中用。念頭一轉。就起身跑進自己臥房中。喚才寶來替我拿樣東西。才寶跟他進內。一會兒又空手出來。匆匆往外面不知奉什麼使命去了。大小姐仍沒出來。小張望着小裘。笑問你怎麼曉得我在這裏到此相尋的呢。小裘沒話回答。只得推頭是張小姐告訴他的。小張聽大小姐肯教小裘。到此尋他。心裏更樂。意得不知所云。以爲大小姐這一來。分明將自己當作自家人。相待了。不然怎肯對陌陌生生的人面前。承認我在他這裏呢。歡喜之極。不覺忘形。笑對小裘道。老實告訴你罷。這裏差不多同我自己的家裏一樣。張小姐也早晚是我的人。咧不過此言。你休對外間說起。因爲暫時我們還守着祕密。且待到可以發表的時候。我再告訴你便了。小裘聞言。暗暗好笑。口內不言。心中。

思量大小姐纔將終身託我怎還是他的。人恐怕他要想發表之時我們早已結了婚。咧不過當面並不說破他的。依舊含糊答應着他。小張更欲有言。大小姐恰從房間中出來。他就不做聲了。大小姐坐定。對小裘使個眼色。說你要借汽車隔一天再來。或者先打個電話問一聲都可以的。我們這裏電話號碼你記得不記得。小裘連說記得。心知大小姐講這句話。是教他先走的意思。即忙站起身。先對大小姐道了擾。又向小張點頭說聲再會出來。纔走到客堂門首。才寶忽從斜刺裏截出來。叫他裘少爺慢走。小裘倒嚇了一跳。原來大小姐因小張來了。自己當他的面。約小裘在那裏相會。恐有未便。若同小裘鬼鬼祟祟的說話。又怕小張生疑。因此纔心生一計。跑到房裏。喚才寶進去拿東西。其實却並不拿什麼東西。祇教他出去守在客堂中。候小裘出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寶領命先走。他自己又挨了一陣出來。開發小裘走了。又用話將小張絆住。好讓外面才寶得以從

容向小裘傳話。這就是張大小姐對付兩個男人。措置裕如的一點經緯。當下才寶喚住小裘。對他說。你少停到夜間八點鐘之後再來。或者九十點鐘也可以的。小姐等你吃晚飯。太早了恐怕沒工夫。因爲老太太或者要到這裏來的。看見了恐有未便。所以愈遲愈好。倒不在乎早呢。小裘諾諾連聲而去。才寶回進來。對大小姐使個眼色。大小姐已知他說話傳到了。還假意問他一聲。老太太在房裏麼。才寶說在房裏呢。東西也送到了。小張就問送什麼東西給老太太。大小姐笑說。是一個窮人家拿來賣的彌陀經。我買了送給他老人家歡喜經卷。比我們少年人歡喜金鋼鑽還要利害呢。小張聽了。還有什麼疑心。他萬料不到大小姐拿彌陀經來代替他和情人約會的口號呢。這天小張就在大小姐這裏吃中飯。原來他不放心昨兒那一對金鋼鑽環子的事。恐怕他請了包打聽。倒要小心提防着的。所以今天特地趕早前來。見大小姐半句不提。竟同忘了這件事一般模樣。那

時他倒後悔昨兒不曾多拿他些一般費手脚自己還可以剩幾個用用現在剛夠抵債自己還不免貼腰包上去囊中不剩半文未免有些兒冤枉呢好在大小姐並未疑心着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既這般容易對付將來趁個空兒再大大的摳他一票便了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小張手脚毛慣了他倒並不以大小姐這裏的溫柔鄉滋味爲樂却一心轉那妙手空空的念頭見大小姐坐着想心思不做聲他倒覺得有些兒麻煩坐不住了問大小姐今兒可要汽車坐大小姐說我今天身子不爽快不出去你將汽車開回去停着罷適間你說自己還有別事今兒你去了也不必來咧小張答應一聲就走了出來原來他最好是大小姐不坐汽車不教他來他可以將汽車大請客大兜圈子橫豎汽油用在大小姐名下的小張走後大小姐倒深悔沒教小張早些時候來約他八點以後現在還早得很可恨他們要來兩個同來不來一個不來爲什麼不挨準了班頭

來陪我呢。自己正當納悶。忽然貴寶進來叫他小姐。李家少奶奶來了。大小姐聽報。很爲納罕。想他自從那一回和丈夫淘氣到我這裏住了兩天之後。至今許久未來。今天不知又鬧什麼把戲。纔想到上我這裏來的光景。又不是好事罷。原來這李少奶奶就是李繼宗的老婆。本書開場那位窮大爺黃友富的女兒。他素來瞧不起娘家。爲此常和丈夫淘氣。今番來此倒並不如大小姐之所料。因爲友富早由繼宗薦了生意。一家數口尚可溫飽。因此也不再向女婿女兒開口借錢。他夫妻倆也就沒氣可淘了。李少奶奶此來一則因許久未見張大小姐。特地來望。他二則新近買了幾顆大金鑄鑽。鑲着戒指。手鐲。環子等物。還加一部汽車。有此幾樣東西。幾個相熟的姊妹跟前。怎能不挨戶來顯煥。顯煥所以這一番實乃是挾着一肚子喜氣來的。大小姐還沒想出他的來意。李少奶奶已走到房門口。一聲阿姐。便花枝招展。晶光耀目的走了進來。大小姐見了。猛吃一驚。口內不言。

心中暗想。他前幾回來時。沒見他有大金鑰鑽。這一番可真的是大不相同咧。看不出他近來這般得法。怪道我這裏他也想不到來了。要知天下最勢利的東西。應推人的眼睛。大小姐初聞李少奶奶到來。頗落落不甚歡迎。現在看見他這麼大的金鑰鑽。不由得恭而敬之起來。慌忙迎上前同他拉手。叫他李家阿姐。怎麼這些時沒有賞光到我這裏來了。今兒那陣風吹你到此。想必你貴人不踏賤地。忘却了我這裏一個小姊妹咧。李少奶奶連說阿喲喲。阿姐你講那裏話來。我那一天不想到此來望望你。祇爲家裏無人。抽不開身子。少爺白天銀行中忙得什麼似的。到晚來回家吃一碗飯。又急於要上全夜交易所裏辦事去了。非天明不得回來。家裏祇我一個人。所以要出來也不能夠出來咧。大小姐聽全夜交易所的名字新鮮。問他說。我聽人講交易所都是白天做買賣的。沒聞夜裏還做交易。這全夜交易所可是夜裏做買賣的嗎。哦我曉得了。大約這交易所是專爲一班。

吸雅片煙的主顧而設。他們陰陽顛倒。白天當夜裏。當白天別處交易所上。市的時候。他們都在夢裏。這全夜交易所出了世。他們一定贊成得很了。李少奶奶道。那倒不然。雖然其中吸雅片烟的人也有。但一大半還是白天別處交易所裏的人。到夜衆流歸海盡到這裏。所以別處生意寥落。他這裏却是獨行交易。十二分的熱鬧呢。大小姐吐舌道。了不得。這班人日做夜做。還有什麼工夫好睡銅錢。賺了陽壽也要減幾年的真可謂之要錢不要命咧。李少奶奶大笑。大小姐請他沙法上坐了。自己和他挨肩頭坐下。拉着手看他的戒指。說這顆鑽大約有六個克拉罷。還是藍白光。現在新貨少見得很。價錢一定可觀呢。李少奶奶笑說。這是我家少爺拿三千塊錢押下來的前途不贖的了。我還嫌他押得太貴咧。大小姐道。三千塊錢怎說太貴。若是平常黃光的原值不到此數。但這是藍白光高出黃的一倍有餘。有人拿四千二百塊錢賣給我。我還要說他便宜呢。恐怕前途押

的人未必肯沒與你罷。李少奶奶驚說：原來金鑄鑽顏色藍一藍還有這許多講究。我是外行人以爲黃的藍的都是一般模樣呢。到底阿姐有見識不然我還要懊惱殺哩。至於這押的人沒是沒定的了。因爲其人已死無憑無據什麼人肯替他來贖這段事也是很可慘的。你聽人談起過沒有大小姐沒頭沒腦不知他說的是那一段事。回言沒聽見過請你告訴我罷。李少奶奶搖了一搖頭說：阿姐你是守本份的身子沒到過市場所以新聞也聽得很少。自從全夜交易所開市以來少爺有時也帶我到市場上搶搶帽子。大小姐吃了一驚說：搶帽子不是犯法的麼？那個如何使得呢？李少奶奶笑道：搶帽子也是做生意的別名譬如價錢小的時候買進價錢一大馬上賣出去並不捺在手裏過夜。經一經手賺他幾兩銀子。這就叫搶帽子。那裏是真的學鄭家木橋小癟三跟在黃包車背後搶別人家的帽子嗎？大小姐更覺詫異說：難道全夜交易所裏女人也可以做買賣的嗎？李

少奶奶道：何止女人任你烏龜賊忘八只消有錢什麼人都可以做交易的可惜。你沒有去看。看不然得機會也可以做做裏面有內行人指點多少可以賺些不過若是全本外行指點的不得其人吃虧也十分利害就是押這金鋼鑽戒指的原主他一條命就可以算得完全斷送在這交易所上了其人本來有好幾萬首飾不過現銀子手裏很少因為他丈夫是個做洋行買辦的現款都做著生意之故這位太太不知怎樣的也踏進了交易所的門口看見別人賺錢眼框子紅將起來無奈他自己從小兒沒讀過書識過字連行情數目都看不懂單曉得買股票可以賺錢罷了這樣七投八投到了個某某經紀人手裏託他全權賣買曉得經紀人都是撈帽子的慣家張大小姐問怎樣叫撈帽子李少奶奶說就是那賺銅錢算自己蝕了本推在別人頭上他們腰包中的錢大都是這樣多起來的所以門檻精的朋友雖然委託了經紀人也必須從旁監督着方能免其作弊可

憐。這位太太他本來目不識丁故也祇能夠儘着那經紀人翻雲覆雨一落手就大蝕其本究竟財帛關心丢了錢那個肯善罷休他一擊不中當然連二接三的做將下去於是污泥越踏越深他的首飾也陸續押出來了我們祇押着這隻戒指還有別個人受着他押頭的倒也不少呢後來他東西完了被丈夫得知不免大吵之下可憐他蝕了錢心中正難受得什麼似的那禁得丈夫一氣於是就鬱鬱而亡這還是自己死的更有班同他一樣蝕了本的人想不穿自尋短見者也不知凡幾甚至有人說那交易所毛坑中還吊殺過一個女人被他們私下抹殺不曾登報宣佈這句話不知真不真綜而言之交易所中發財的人固有爲此傾家蕩產性命不保的却比發財之人多出幾倍呢我幸虧有少爺在裏面歷來未吃過虧說時頗露得意之色大小姐聽了就曉得他近來一定發了財咧看他身上這許多金鑄鑽沒大批洋錢也未必能跟着他走因此免不得要格外的將

他巴結巴結了。當下見才寶貴寶兩個都呆立在旁邊聽講話。連茶也忘記倒了。就說你兩個可是今兒第一天來。怎連規矩不懂。客人來了這些時爲什麼茶也不倒。李少奶奶忙說那不打緊。自己姊妹這裏何用客氣。我原不想喝茶呢。大小姐道你還沒曉得我這裏的一班底下人實在太無規矩了。幸虧你我要好姊妹。不然豈不要得罪尊客嗎。這句話大小姐無形之中已將李少奶奶拉得很爲親近。然而李少奶奶也異常愛聽。因爲一個見他發了財當然要好。一個因他是作官人家女兒多高的門第肯和自己要好。那本來是他求之不得的呢。才寶端茶過來也是恭恭敬敬的。他早已看出主人的神色故而順風馬屁落得拍他一拍。嬌聲請少奶奶用茶。李少奶奶連稱不敢言談之頃。李少奶奶又告訴大小姐自己買了部汽車。現在大門口不知阿姐可有工夫同我出去兜兜。大小姐這幾時汽車倒有些坐得厭了。但李少奶奶的盛情難却。況且時候甚早。小裘要八九點

鍾才來一個人在家本愁乏味。同他出去跑一陣。做了人情。還可消磨自己的時光。未嘗不兩全其美。因卽答應稱好。李少奶奶大喜。催他換了衣裳。兩個人都是花團錦簇的出來。李少奶奶原不知大小姐自己也買了汽車。所以引他看車身。看漆色。看篷子。看坐墊。口中這樣告訴到那樣。得意得了不得。然而照大小姐的眼光看來。這部車還不敵他自己所買的遠甚。不過李少奶奶正一肚皮高興的告訴他。他也不得不順順他口氣。稱贊了幾個好字。兩人上車。李少奶奶先教汽車夫開往西鄉兜兜。不意兜不到多少路。兩人都覺得風吹在身上。有些兒冷了。皆因近來時行的女衣。袖管又短又大。坐在汽車上。不啻張着兩個袋子收風。一陣陣都吹進夾肘下面。彷彿赤着膊乘風涼似的。身上怎得不冷。大小姐先熬不住。說我們不必過去了。還是開回頭罷。李少奶奶本也是硬綑的大概初坐汽車的朋友。都有這種習氣。身上雖冷風頭不能不出。所以到秋天醫生門上掛號的。

人也格外多呢。當下聽大小姐要回去。他也正中下懷。即命汽車夫開他們到大馬路。告訴大小姐要灣先施公司買點兒東西。大小姐想既然陪他出來了。索性好人做到底咧。不多時汽車到先施公司門首停機。他兩個還未下車。只因靠門口有部汽車。正扳機開將出來。他們的汽車未曾靠上街沿。所以不能落車。大小姐無意之中。見開出來的那輛汽車。很覺得眼熟。再對那坐車的人一看。不由面色陡變。未知所見何人。且待下回分解。

蘇州范煙橋先生蒐集生平得意之作彙刊一冊。名曰『煙絲』。頃承惠賜
一帙。特此誌謝並為介紹。（羣）

嬰孩自己藥片使其如此康樂也

請觀上海百美之女
一個月自初生以後即服用韋廉士嬰孩自己藥片其效驗之神速穩妥

不得不稱頌之也每屆便結或寒熱感冒夜不安睡啼哭等症隨時取用自己藥片一二

片立即見功安然無恙誠係保赤子之靈丹



今特送呈小女照片請登報章廣告世之爲父母者知所徵法凡家中之有小兒及嬰孩者不能不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如

尊處無從購買此藥片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藥片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此係奉送
敵局印有精美小書名曰保赤妙訣如欲索取即須寄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九鳳白鷄烏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暉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種德園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
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
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
角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久咳嗽
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
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
見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玉樹神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
湯火燙傷刀傷疔瘻溼毒無名腫毒大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萬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一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卽寄藥目過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〇六號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 上市 紅屋